



毛詩註疏卷第十三 十三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谷風之什 詁訓傳第二十

谷風刺幽王也 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訓 谷風三章 章六句至

道絕焉。正義曰：作谷風詩者，刺幽王也。以人雖
父生師教，須朋友以成。然則朋友之交，乃是人行
之大者。幽王之時，風俗澆薄，窮達相棄，撫懷恩情，
使朋友之道絕焉。言天下無復有朋友之事。
由王政使然，故以刺之。經三章，皆言朋友之事。
事漢書地理志云：凡民稟五常之性。

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
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是
事也風與俗對則小別散則義通蟋蟀之選
風乃是民感君政其實亦是俗也此俗由君政所
為故言舊俗言舊俗者亦謂之政定四年左傳曰
啟以夏政商政謂夏商舊俗也言風俗者謂中國
民情禮法可與民變化者也孝經云移風易俗關
唯序云移風俗皆變惡為善却谷風序云國俗傷
敗焉此言天下俗薄皆謂變善為惡是得與民變
革也若其夷夏異宜山川殊制民之器物言語及
所行禮法各是其身所欲亦謂之俗也如此者則
聖王因其所宜不强變革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
民生其間者異俗又曰修其教不易其俗地官土
均云禮俗喪記皆以地美惡為輕重之法而行之
誦訓掌道方慝以知地俗皆是不改之此言其大
法耳乃箕子之處朝鮮大俗之在勾吳皆能教之
禮儀使同中國是有可改者也
但有不可改者不强改之耳

習習各風維風及雨

○

異也風雨相感朋友相須

○

習習和謂之貌東風謂之谷風與者風而有雨則謂

澤行喻朋友同志則恩愛成

○谷

將恐將懼維予與

女

云將且也恐懼喻遭厄難勤苦之事也當此之

時獨我與汝爾謂同其憂務

○恐丘勇反註下同女

反難乃

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

言朋友趨利窮達相

棄

云朋友無大故則不相遺棄今女以志達而安

樂棄恩忘舊薄之甚

○樂音洛

習習至棄予○正

調生長之谷風也維此生長之谷風能及於膏潤為
除雨以行其潤澤由風雨相感故謂之習習行以其長

朋相親於善友以成其恩愛由朋友
朋友恩愛相須若是事有窮達不可
且當當遣苦厄之時維我與汝獨受此
且樂志達之時汝何更哀我乎不念
○東風至謂澤行。正義曰東風謂之谷風釋天文
風類多矣正取谷風為喻者谷風生長之風取其朋
友相長益故也此據風為文故云風而不雨則潤澤
行潤澤是雨之事但雨得風乃行則潤澤亦由風故
易曰潤之以風雨是風雨共為潤澤。言朋友至
相棄。正義曰言彼朋友志趣於利不顧終始為朋
序曰其民機巧趨利是也已窮彼遠是窮達相棄也
○朋友至之甚。正義曰朋友無大故不相棄論
語文也引之者證朋友得相怨之意夫故謂惡進之
事苟無大故義不相棄今彼已得志申達居處安樂
而棄往日之恩忘昔時之故舊是風俗
薄之甚也以序言俗薄故於此明之。習習谷風維
風及頽。頽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而土喻朋友

相須而成。頽徒雷反將恐將懼寘予于懷。云寘

置也置我於懷言至親已也將安將樂棄予

如遺。云如遺者如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存存也

習習至如遺。正義曰言習習然和潤者生長之

谷風也維生長之谷風能及於焚輪謂之頽使之

旋轉而升是風薄相扶而上也。以與良朋能佐於善

友使之道德益進是朋友相率而成也。既內友而

成則窮達不可相棄故言何為汝本且恐且懼苦厄

之時則置我於懷至相親愛矣。今汝得且安且樂志

遇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七以參朋友一人同心乃相
幸而成也彼颶風從上下谷風未與相扶謂之為頽
若谷風既與相扶而上則於爾雅為森不
復為頽也詩言頽其未與相扶之名耳 **習習谷風**

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 **崔嵬山巖也雖盛**

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 **云此言東**

風生長之風也山巖之上草木猶及之然而盛夏養

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有萎槁者以喻朋友雖以恩

相養亦安能不時有小訟乎 **崔嵬回反與五同反**

又作危萎於危反長張

文反下同 **念我大德思我小怨** **云大德切慳以道**

相成之謂也 **何反** **習習至小怨** **正義曰言習**

谷風猶善能生長之故維山崔嵬之草木皆能生
長之以與良朋由善能切慳之故其友身之道德亦
能成就之道德相由而成躬達不宜相棄然草木之
生長雖至於盛夏之月萬物茂壯無能使草不有死
者無能使木不有萎者以時不齊實小有萎死者也
以與道德之進益雖至於成就之功百事通曉無能
使色不有忿者無能使辭不有訟者以大義不虧實
小而忿訟也然小忿無虧於長小怨無損於交
好汝何為念我切慳之大德反思我言訟之小怨而
棄我乎 **雖盛夏至萎枝者** **正義曰以四時春**
生夏長物之盛莫過夏時故云雖盛夏至萎枝者也
以其天時不齊不能無死者故月令仲夏靡草死故
曰死生分是草木無能不有枝葉萎槁者定本及集
註本云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 **此言至小訟**
手 **正義曰維山崔嵬之文上承谷風之下而下與**
草木相連明是風吹山巖之上使生草木也平地沃
衍之士宜生草木山巖之上則非草木所宜風吹
之使生故云猶及之也以雖長而風反喻朋友相養

之深也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萎槁者以爲平地之草木非止山巔也委則言其難者故云山巔猶及之萎死則言其茂者故言盛夏以暢之云猶有萎槁將焉不宜萎槁是不據山巔明矣若然東風爲谷風實取少長之義夏風以四方爲名非以四時而稱則夏之東風實爲谷風也春則草木初生未及暢茂其有萎死則嗚其常時人不應舉以爲喻故知言草木萎槁謂夏時也木夫或一枝枯故言萎也草小或連根死故言死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一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不得

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 蓼上

音六下五河反養餘亮反汁除 蓼莪六章上下 翰荅也穀養也二字餘並同 各二章章四句

中二章章八句至終養爾。正義曰民人勞苦致令孝子不得於父母終亡之時而侍養之民人勞苦五章卒章上二句是也。不得終養卒章卒句是也其餘皆是孝子怨不得終養之辭。不得至得見。正義曰經言銜恤靡至是親沒之辭序言不得終養繼於勞苦之下是勞苦不見父母也。故言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之也。終是亡之別亡連言病者以亡必由病言終可以兼之。親病將亡不得扶侍左右孝子之恨最在此時故連言之。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 典也蓼蓼長大貌 云莪已蓼

蓼長大貌視之以爲非莪故謂之蒿典者喻憂思雖

在役中心不猜識其事 蒿吁毛反張張丈 哀哀父

母生我劬勞 云哀哀者恨不得終養父母報其生

毛詩疏 卷之三 五 及古關

長已之苦 ○者正是義也而不精審視之以為非義

反謂之維焉以與有形器方可識者正是此物也而我

不精識視之以為非此物反謂之是彼物也以已

二觀今且病亡身在役中不得侍養精神昏亂故視

物不察也既不得終養文進而為恨言可哀之又可

哀我父母也其生長我也其病勞矣今不見其亡所

以深恨 ○我巳至其事○正義曰視我以為非我

亦是作者身視故云我視之是作者自我也但作者

憂思之深每事皆不精識故舉視我為高以喻衆事

皆然故喻憂思雖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謂衆事不精識力猶我

也 ○我巳至其事○正義曰視我以為非我

蔚 蔚壯蔽也 蔚音尉 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云

瘁病也 ○瘁似蔚音尉 蔚壯蔽也 ○正義曰釋草文舍人

而紫赤八月為角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一名馬薺高

辨之罄矣維繫之恥 ○辨小而聾大聾盡也 ○云辨

小而盡聾大而盡言為聾恥者刺王不使富分貧衆

恤寡 ○辨音丁反聾苦定反聾音聾 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鮮

寡也 ○云此言供養日寡矣而我尚不得終養恨之

言也 ○鮮息淺反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

則靡至 ○云恤憂靡無也孝子之心怙恃父母依依

然以為不可斯須無也出門則思之而憂旋入門又

不見如入無所至 ○怙音戶轉詩云 錡之至靡至

器大辨器小酌酒者當多酌蠶少酌蠶不使小辨先

錡今辨之既盡矣而蠶尚盈滿是為酌蠶者之恥也

以與民有富而多丁貧而寡弱治民者當多役富少
役貧不使貧者生困今貧者既困矣而富者尚饒裕
是王之私也今王不以爲恥偏困貧民我不得供養
故因此以恨言寡矣民之一生也言生而得養其日
尚寡况我尚不得終養是可惜之甚如此我不如死
之入矣言已雖生不如死之已久也所以然者以無
父何所依怙無母何所倚恃已無父母出門則以中
心術憂滅未入門則空室無人不復觀見如行田野
無所有下是其所以悲恨也○**錡**錡小至恤寡○正
義曰釋器云小錡謂之坎孫炎曰酒罇也郭璞曰罇
形似壺大者受一斛是壺大如錡也言錡盡矣對壺
盈言爲壺勝者是爲主尊者之恥即酌者也以壺大
似富衆錡小似貧寡然錡並列俱以酌之則富多
酌壺而少酌錡以至於俱盡是均也猶上之賦役亦
富貧並對俱以役之則富多役富而少役貧以至於
俱竭亦爲均也今錡盡而壺盈盈者滿也是全不酌
之辭猶偏役貧寡而富衆不行故言恥者測于不使
富分貧衆恤寡也謂不使富者分貧者之役衆者受

寡者之勞而共之也言錡給則壺盈矣壺既無情之
物終不以自盈爲恥故知是爲善者恥以喻王恥也
○**錡**孝子至所至○正義曰作詩之日已反於家故
言出入之事入門無見又似非明是已卒矣之後也
入門上堂不見既馬麻馬時實爲甚三年
之外孝子之情亦然但此以三年內耳
父兮生我

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鞠養腹厚也○云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畜起也

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拊音撫

顧音效覆
芳福反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云之倫是也我欲

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

養之恩已息報之言父兮本流氣以生我母兮以懷
妊以養我又拊循我起止我長遂我覆育我顧視我

反覆我其出入門戶之時常愛厚我是生我劬勞也
我今欲報父母是勞苦之德昊天乎心無已也常所
憶念無有已時故言已痛切之情以告於天○鄭以
腹為懷抱為思○**南山烈烈**○正義曰釋詁文○**烈烈**
今至懷抱○正義曰上章總言父母此分父母而說
之故云父分生我者本其氣也以鞠已為養言我承
拊我之後明起止而奇愛之故為起也言覆育者謂
其寒暑或身體起之覆也而愛育焉旋視謂去之而
反顧也復反也故為反覆謂小者就所養之處迴轉
反覆之也腹我謂胃之於腹故謂懷抱以父母厚已
非獨出入之
時故易傳也

發發疾貌○六民人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飄

風發發然寒且疾也○飄離遙反後民莫不穀我獨

何害○云穀養也言民皆得養其父母我獨何故觀

此寒苦之○南山至何害○正義曰孝子言已任

甚見南山則烈烈然捨其至役之勞苦而情以為至
難也又遇風發發然寒而且暴疾也於時天下之
民豈不皆肆養其父母者我獨何故觀此寒苦之甚
害而不得養父母乎此何害與下不卒互也○言
民至之害○正義曰自哀者皆以已刺彼故言能得
孝養已謂寒苦此則怨者之常辭且虐虐者役賦不
平非無謂陳之人故作者言
已偏苦得稱民莫不穀也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

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云卒終也我獨不得終養父母重自哀傷也○卒
反重直
用反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

以告病焉譚國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

也魯莊公十年齊師滅譚譚徒南大東七章

告病焉正義曰作大東之詩者刺亂也時東方

之國偏於賦役而損傷於民賦此譚之大夫作是

大東之詩告於王言已國之病困焉困民賦役以

至於病是為亂也言亂者政役失理之謂總七章

之言皆是重言用於役者對則貴財謂之賦功力

謂之役按此經文及傳箋皆刺賦歛重薄無怨力

役之事故哀民憐人等云哀其民人之勞苦亦不

欲使周之賦歛則亦可息也是欲息其賦歛非力

役也但王數徵賦須轉餉之勞即是役也四

章云職勞不來下筵云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勸言

送轉輸而不蒙勞來是困於役之事也經則主恐

財盡故唯言賦重歛則兼言民勞故云困於役由送

已國所以賦重故言之以刺周亂也言病者雖七

章皆是若指事而言則哀我憐人亦可息也是所

苦之辭也言東國者譚大夫以譚國在東而見偏

役故經云小東大東彼亦順之而言東國焉不指

譚而言東者譚大夫雖自為已然而王政大經偏

東非譚獨然故言東以廣之譚大夫者以別於王

朝也昔天之下莫非王臣必別之者以此上陳譚

詩

卷

詩

有饜簋殮有捭棘七

○

典也饜滿簋貌殮熟食謂黍稷

也捭長貌七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

○

云殮者客始

至主人所致之禮也凡殮饜餼以其爵等為之半禮

之數陳典者喻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

○錄音蒙

簋音軌殮音孫捭音別又與牛反下章同七必履反饜於黍反施始政反

周道如砥其直

如矢

○

如砥直砥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

○砥之反

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

云此言古者天子之恩厚也

君子皆法效而履行之其如砥矢之平小人又皆視

之共之無怨

○共音恭本又作恭

瞻言顧之清焉出涕

○

瞻反

願也清涕下貌

○

云言我也此二事者在乎前世過

而去矣我從今願視之為之出涕傷今不如古

○瞻音卷

本又作春清所姦反說文作清云涕流貌山

○

有饜

晏反出如字徐尺遂反涕音體焉于偽反

○

至出

涕○正義曰言有饜然滿者簋中黍稷之冷也有捭

然長者棘木載肉之七也客始至主人以饜盛殮以

七載而待之是主人供奉之惠於賓客厚也以典

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也非直與恩厚又法

制齊均周之貢賦之道其均如砥石然周之賞罰之

制其直如箭矢然是所行之政皆平而不曲也以天

毛詩疏

卷十三之一

汲古閣

○正義曰蓋以盛殮饌爲其狀故知饌滿蓋貌也主人供賓客有禾有米此以盛於蓋故知熟食也又禮之通例皆備盛稻黍稷故知謂黍稷也秣爲七之狀故知長穀類記云七用桑長三尺是也鼎實煮肉也煮肉必實之於鼎必載之者以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肝既大故須以七載之載謂出之於鼎升之於俎也雜記法亦言七所以載牲體牲體卽鼎實也言棘赤心者以棘木赤心言於祭祀賓客皆赤心盡誠也古禮用棘雜記言用桑者謂喪祭也待賓客之上禮用棘雜記言赤心解本用棘之意未必取赤心爲祭○**○**殮者至天下厚○正義曰蓋殮之所用故言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知者聘禮賓初至大夫帥至於館宰夫朝服設餼是也必先設之者以其初至備致小禮被注云食不備禮曰殮對饗餼之人爲不備司儀注云小禮曰殮大禮曰饗餼是也言凡發餼以其爵等爲之半禮之數陳者宰客文也按大行人及宰客云上公殮五半饗餼九半侯伯宰四半饗餼七半下男殮三半饗餼五半諸侯之制

必以臣僕及爲凡介行人宰史設文故註云凡大行人宰史樂官從賓者也行人主禮宰主具史主書皆有饗餼尊其君以及其臣以其爵等爲之半禮之數陳者爵卿也則殮二半饗餼五半爵大夫也則殮大半饗餼三半爵士也則殮少半饗餼大半此降小禮豐大禮也以命數則參黍雜等略於臣用爵而已是爵等爲之半禮之數陳也陳者係此數陳列以與之言此證殮之所用是供客之禮也知論古者天子施予之惠於天下厚者以下云周道如砥言周平安之世稷言顧之傷其不見往古故知此以手入待客之隆喻古者施予之厚也以東國困役而刺王則與天下同怨故知喻天下古之天子正謂周之聖王下言周道明所惠不出於周也○**○**如砥至不偏○正義曰砥謂礪之石禹貢曰砥砥磨石能磨物使平故比貢賦均也矢則幹必直故比貢賦不偏也砥言周道則其直亦周道也如矢言其前則如砥言其平互相通也如砥比貢賦之偏以發言故先以砥比貢賦唯此事耳此爲貢賦之偏以發言故先以砥比貢賦

取灼乎之義貢賦之外唯賞罰耳故以矢比之傳因
有二文而分之耳其實貢賦賞罰皆平皆直理亦兼
通故下箋云砥矢之道獨爲貢賦而砥矢並言是得
兼通故也此篇怨政偏歛重無言賞罰之事傳言之
者以言周道爲車廣所可平直者卽貢賦賞罰耳故
因五盡言以暢之曰繁絮衣服鞞鞞佩遂是濫賞所
及亦是賞罰不平也○此言至無怨○正義曰此
言君子小人在位與民庶相對君子則行其道小人
則俱其役此上四句有二事明君子履其恩厚而法
微之小人視其平直而供承之以履視不同先上二
事故箋分以當之也言君子所履者門已今賦歛之
偏亦由時在微貪蠶不履先王之道不能佐君以致
於偏故五章以下刺其空宮廢職與此相首尾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空盡
也云小也大也謂賦歛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亦
於東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譚無他貨雜絲麻爾

今盡杼柚不作也

杼直呂反說文云盛杼器也
音通本又作柚斂力也反後同

糾葛履可以履霜**桃桃**公子行彼周行桃桃獨行

貌公子諱公子也

云葛履夏履也周行周之列位

也言時時貨盡雖公子衣履不能順時乃夏之葛履

今以履霜送轉飾因見使行周之列位者而發幣焉

言雖困乏猶不得止

糾居黜反履九具反桃徒彫
反徐又徒丁反沈又徒高反鞞

詩作鞞鞞往來貌並音桃水或作窕非也周行既往
戶郎反註周行下載施之行并註同鞞音運

既來使我心疚

云既盡疾病也言譚人自虛竭餽

送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惠是使

我心傷病也

音收

○

小東至心疾

○

正義曰譚大夫既思古無及乃言今由王政偏

重欲於已小亦於東大亦於東則所賦歛者唯出杆抽今既輸送杆抽從其上之物皆已盡焉由此時盡衣屨不備糾糾然夏日之為屨公干以貧乏故謂其可以履冬日之霜寒也供供然獨行者我譚國之公子也因送神師又見使行而彼周之列位而發幣焉雖則困之猶不止也公干之困如此又我譚人自盡空竭遠餉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虛空而未嘗無反幣復禮之惠由是所以使我心傷病焉

○ 小也至不作 **○** 正義曰知澤無使費唯 **○** 有絲麻者以杆抽之有雜絲麻耳 說文云杆持緯者也 **○** 雖公于至不得止 **○** 正義曰言杆抽其空是譚國財盡履霜之下即云公干是公干服此葛屨而履霜也下云既往既來仍是轉輸之事故知公干獨行爲送轉輸至京師又因見使之行周列位而發幣焉謂適有司而納其轉輸之幣列位則是有司也隱七年左傳曰初戎朝於周發幣於公卿柱節云朝而發幣於公卿如今

計賦詣公將卿季彼因朝而有貢獻之物發幣於公卿與此公干發幣同但此轉輸不因行聘也以葛屨爲履霜乃被行役言困乏猶不得止也

○ 曾無反幣復禮之惠是使我心傷病也 **○** 正義曰聘禮云無行則重贈反幣謂以幣反報來者故此以反幣言之知責王無反幣者以憑其盡受明當有報也中庸曰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有報矣天子報諸侯之禮雖仁春秋之世諸侯之事霸主與天子同也齊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諸侯之使在囊謂人相載而歸言其空而重而歸也則天子亦當有報故此其所以怨之也

有冽沈泉無浸獲薪契契寤歎哀

我憚人 列寒意也 側出曰沈泉穉艾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

云獲落木名也 既伐而折之以爲薪不

一欲使沈泉浸之浸之則將溼腐不中用也今譚大夫

契憂苦而寤歎哀其民人之勞苦者亦不欲使周之

賦歛小東大東極盡之極盡之則將困病亦猶是也

○列音列沈音軌字又作晷寤于鳩反漬也字又作

浸獲戶郭反毛刈也節落木名也字則宜作木傍契

苦計反徐苦結反憚丁佐反徐又薪是穫薪尚可載

音但下同字又作瘳腐音輔朽也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載載平意也云薪是穫薪者析是穫薪也尚庶幾也庶幾析是穫薪可載而

歸蓄之以為家用哀我勞人亦可休息養之以待國

事○蓄勦有列至可息○毛以為有列然寒氣之暴虐者周室之幽王無得稅歛我譚國之民人也刈薪者借其惟薪不欲使沈泉妄浸之以妄浸之則

厲不中用故也以與今譚大夫契憂苦而寤寐之中嗟哀憐我譚國勞苦之民人不欲使其人極斂之極斂之則困病不堪其事也又言薪蓄是穫刈之薪者尚以為可存載於倉庫而掌之以為家用故不欲沈泉之所浸也况譚大夫哀於我勞苦之人寧不亦可念之在情當休息而養之以待國事故不欲周王之所斂也此以沈泉比周王刈薪之人惜已薪猶譚大夫之愛譚人意雖相對而文有詳略言沈泉之浸穫薪不言周王之欲譚人譚大夫有憂民之容刈薪者無惜薪之狀皆互見也○鄭唯獲為木名尚為庶幾又尚可載以對亦可息是薪可載歸人可休息直文比事於義為通故不從毛作同○列寒至憚勞○正義曰七月云二之日栗烈是刈為寒氣也說文列寒貌故字從冰釋未云沈泉穴出穴出則出也李巡曰水泉從澆出名曰沈沈側出是則出曰沈泉也獲讀如獲稻之獲故為刈也薪當析之理云刈者蓋木之細者以荆楚之類故曰言刈其楚是小者刈之也以有哀歎故知契憂苦也憚勞釋詁文○

獲落至為薪。○正義曰：獲落釋木文，文在釋木故為木名。某氏曰：可作柶，柶西皮，初繞物不解，郭璞曰：獲音穫，可為柶器，素也。陸璣疏云：今柶輪也，其葉如榆，其皮堅，剝之長數尺，可為繩索，又可為繩帶，其材可為柶器是也。易傳者以諸言薪者皆謂木也，而言刈於理不安，故易之。

不來西人之子祭祭衣服 **東人之子職勞**

人京師人也。祭祭，解盛貌。東人，譚人也。來，勸也。西

不見，謂勤京師人衣服鮮潔而逸豫言王政偏甚也。

自此章以下言周道衰，其不言政偏則言眾官廢職

如是而已。舟人之子熊羆是裘。舟人身楫

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舟人當求聲

相近故也。庸人之子謂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

搏魚，雀在真氏元氏之職。○熊，破皮反，職音接，字又

奇，傳真。私人之子百僚是試。私人，私家人也。是試

用於百官也。云此言周衰羣小得志。○僚，力彫反，

東人至是試。○毛以為言王政之偏，東國譚人之

言王意以譚人空竭為常，不恤之也。其西人京師之

子則有愛祭然，鮮盛之衣服言王意縱西人使令驕

盜不賦之也。王既政偏如是，又上下無制，政自職之

也。其私家之人之子則百僚之官，於是登用之。小人得志驕貴也。此周道之衰已，所以偏苦。○鄭以舟人之子二句為異，其在箋。○東人至鮮盛。○正義曰：東以對西，則西人是京師之人，京師是王畿之大號。

快其不賦稅非在朝之人也來勸釋詁文以不被勞
來爲不見勸故采薇序曰扶杜以勸歸即是勞來也
○東人至而巳○正義曰東人言王勞苦則知西
人爲進緣西人言其衣服鮮明則東人衣服弊惡互
相見也上章言公子衣履不能隨時况國人手此詩
譚大夫所以告已國之病首章至此言譚人之困而
從此以下非復譚事故解之自此章以下言周道衰
也所言適衰唯有一事其所不言王政偏則言衆官
廢職唯如是而已此章以下并此章亦是從此盡不
以其稟言政偏類類類類以下言衆官廢職也其文
雖多意唯此二章故總解之○**傳**所當至之職○正
義曰筵以此章八句解皆相反舉鮮盛而對職勞以
是恭而對是試則周人私人德東人西人也既東西
勞逸不同則周私所上爲異又是試爲上之所用則
是妾非身之所承皆是王使之也以此知舟當作車
義當作求周世臣之子孫者謂在周有功德則爲臣
其子孫皆君也家室者華序曰彙賢者之類絕功臣
之世是有退在慶宜者也以熊羆是裏明遺賤人未

捕熊羆故知在真氏穴氏之職狄官真氏下士二人
穴氏下士一人真氏掌戈張張爲明搜以攻猛獸以
靈鼓獸之穴氏掌戈張張各以其物火之誦云蠻獸
熊羆之屬冬藏者也而熊羆即亦猛獸故知在此二
職也若然上云西人之子黎黎衣服西人即周人也
上句刺其鮮盛下句復傷其退求熊羆者以無道之
世莫不度受羆小斥逐賢哲故讒佞之徒多有逸樂
功成之輩退在賤官雖同是周人賢愚不齊作者刺
彼驕奢哀此賤黜辭各有爲不相害也○**傳**私人私
家人○正義曰此云私人則賤者謂本無官職卑賤
之屬私居家之小人也巖高云遷其私人以中伯爲
王卿士稱其家臣爲私人故傳曰私人家臣也有司
徹云獻私人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或以其酒不**
以其漿**傳**或醉於酒或不得漿韜韜佩璫不以其長

傳韜韜玉貌璫瑞也云佩璫者以璫玉爲佩佩之

輔輔然居其官職非其才之所長也徒美其佩而無

其德則其素餐○朝制天反字維天有漢監亦有光

○漢天河也有光而無所明○監古雙反關云監視也喻王置

官司而無督察之實音開字亦作開跛彼織女終日

七襄○跛隅貌裏反也○云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

從旦莫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說文作岐丘跛

庶歷○或以至七襄○毛以為言王政之偏或用之

也○為宮令其醉酒者或不見用不得其業者

言王政既偏其所用之人皆鞞鞞然佩其璉玉其

官職不以其才之所長徒美其佩而無其德也○謂大

之有漢仰監視之亦有精氣之光是徒有光而無明

今佩璉之人亦徒有名而無實也跛然三隅之形者

彼織女也○歷七辰至夜而迴反徒見其如是

何曾有織手○王之官司徒見列於朝耳何曾有川

手○鄭唯言佩璉云是玉也故鞞鞞為玉貌璉瑞釋

器文郭璞曰玉璉也禮以玉為璉信其官謂之典瑞

此瑞正謂所佩之玉故箋云佩璉者以瑞玉為佩王

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是也釋訓云草瑤瑤瑤刺素

餐也某氏云瑤瑤無德而佩故刺素餐也○漢天

至所明○正義曰河圖攝地象云河精上為天漢揚

泉物理論云星者元氣之英也漢水之精也氣發而

著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大雅云

倬彼雲漢是此此天河也則有老不能照物故有老

而無所明也自下諸星皆取有名無用以為義天漢

此知不以無水用為義者以言監亦有老星嫌其光

之小也故知取無明為喻其牛女箕斗各自言其無

所用知其不取無明也星皆在天獨漢言維天者以

其初言天象故云維天以總之使下諸星皆蒙維天

之文也天畢又言天者以其餘皆二字為星名箕斗

又有南北相配維畢單名故言天以配之也此諸星

者牛女言其貌真斗言其用七襄再述其辭長庚一
 無所說參差不同者昔作者選言置辭使成文理而
 色而已無義例也。○疏云織女三星歧然如隅然則
 云披項也字從七絲疏云織女三星歧然如隅然則
 三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歧然故云隅貌襄反者謂
 從日至暮七辰而復反於夜也。○疏襄駕至七襄。○
 正義曰襄駕釋言文言更其肆者周禮有市屬之肆
 謂止舍處也而天有十三次日月所止舍也舍即肆
 矣在天為次在地為辰每辰駕肆是歷其肆舍有七
 也星之行天無有舍息亦不駕車以人事言之耳晝
 夜雖各六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即自卯至酉也言
 終日是晝也晝不見而言七後者據其理當然矣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不能反報成章也。○云織女

有織名備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

睨彼牽牛不以服箱。○睨明星貌何鼓謂之牽牛服

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云以用也牽牛不可用於

牝服之箱。○疏華板反箱息羊反何鼓胡東有啓明

西有長庚。○日日出謂明星為啓明日既入謂明星

為長庚。○疏云啓明長庚皆有助日之名而無

齊光也有挾天畢載施之行。○挾畢貌畢所以挾兔

也何嘗見其可用乎。○云祭器有畢者所以助載鼎

實今天畢則施於行列而已。○疏則至之行。○正義

辰有西而無東不成織法報反之文章也言織之用

緯一來一去是報反成章今織女之星駕則有西而
 無東不見倒反是有名無成也又睨然而明者彼牽
 牛之星雖則有牽牛之名而不會見其牽牛以用於

批服大車之箱也又東方有啓導日明之星西方有
增長續日之星此亦何曾能有啓導乎又有採然而
長者在天之畢也徒則施之於二十八宿之行列而
已亦何曾見其掩兔藏肉之用乎是皆有各無實亦
與正之官司虛列而無所成也○何鼓至之箱○
正義曰何鼓講之奔牛釋天文也○何鼓至之箱○
皆二十八宿名也係炎曰何鼓之箱十二星在牽牛
之北也或名爲何鼓亦名爲牽牛如爾雅之文則牽
牛何鼓一星也如李巡孫炎之意則二星今不知其
同異也知服批服者以連箱言之爲牛所用故批服
也車人言大車批服二柯又三分柯之二許云大車
平地載任之車批服長八尺謂較也今俗爲平較兩
較之內謂之箱甫田曰乃求萬斯箱書傳曰長幾充
箱是謂車內容物之處爲箱言大車者以經有牽牛
之文故知大車箱也○日且至庚續○正義曰言
日出者且猶明也明出謂繼晨時也啓開也言開導
日之明故謂明星爲啓明庚續釋詁文曰既入之後
謂明星言其長能續日之明故謂明星爲長庚也釋

天云明星謂之啓明孫炎曰明星太白也出東方高
三舍今日明星昏出西方高三舍今日太白然則啓
明是太白矣長庚不知是何星也或一星出在東西
而異名或二者別星未能密也○揀畢至掩兔○
正義曰上言揀長貌此云畢貌亦言畢之長也魯齋
曰畢之羅之月合禁羅網畢翳無出國門是田器有
畢也此畢象畢星爲之而施網焉故言所以掩兔也
○祭器至康實○正義曰特牲饋食禮曰宗人執
畢是祭器有畢也彼註云畢狀如叉蓋爲其似畢星
取名焉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導之是所以助載畢
實也掩兔祭器之畢俱象畢星爲之必易傳者孫毓
云祭器之畢狀如畢星名象所由也畢弋之畢又取
象焉而因施網於其上
雖可兩通箋義爲長
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挹斟也
維南有箕不可以斂揚維北
○斂波我反徐又府
佐反斗都口反流作
主挹音揖斟矩于反廣
雅云酌也本又作斟
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

斗西柄之揭

○ 俞如也

○ 云俞猶引也

引舌者謂上

星相近

○ 俞猶引也反柄被病反

○ 義曰言維此天上

其南則言箕星不可以挹也

有斗星不可以挹也其酒漿所以不可以挹也者維

南有箕則徒翕置其舌而已維此有斗亦徒西其柄

之揭然耳何嘗而有用乎亦猶王之官司虛列而

無所用也此挹下言酒漿則數揚下宜言米粟作者

取文便而不言之耳又西柄之揭與翕其舌文不

類者以箕斗之形成於柄舌又擲之須舌猶挹之須

柄各隨其義故不同也言南箕北斗者按二十八宿

連四方為名者唯箕斗井壁四星而已壁者室之外

院箕在兩則壁在室東故稱東壁鄭稱參傍有玉井

則井星在參東故稱東井推此則箕斗並在南方之

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以箕斗是人

之用器故令相對為名其名之定雖單亦通故巷伯

謂箕為南箕為此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

焉

○ 四月八章章四句至與焉

○ 正義曰四月詩者大夫所作以刺幽王也

以幽王之時在位之臣皆貪暴而殘虐下國

之諸侯又構成其禍亂結怨於天下由此致怨恨

禍亂並興起焉是幽王惡化之所致故刺之也

經云廢為殘是在位貪殘也我日構禍是下國構禍也民莫不穀是怨亂也亂離瘼矣是亂事也言怨亂並興者王政殘虐諸侯構禍是亂也亂既未弭則民怨不息政亂民

天星架也此獨為箕者由此星合聚相接其舌也

○ 正義曰鄭以為箕星躡狹而舌

廣而言合於天文不便故言俞猶引也引其舌者謂

上星近也言箕之上星相去近故為躡因引之使相

遠而為舌也

怨同時而起故云重與也經八章皆民怨刺王之辭此篇毛傳其義不明王肅之說自云述毛於六月徂暑之下注云詩人以夏四月行役至六月暑往未得反已闕二時之祭後當復闕二時也先祖祖匪入之下又云征役過時曠廢其祭祀我先祖獨非人乎王者何為怨不憂恤我使我不得修子道按此經序無論大夫行役祭祀之事據檢毛傳又無此意縱如所說理亦不通故錄疏難之曰凡從役踰年乃怨雖文王之師猶采薇而行歲暮乃歸小雅美之不以爲譏又行役之人固不得親祭攝者修之未爲有闕豈有四月從役六月未歸數月之間未過古者出師之期而以刺幽王亡國之君乎非徒如疏此言首章始廢一祭已恨王者忍已復闕二時細應多怨何由秋日冬日之下更無先祖之言豈廢闕多時反不恨也以此王氏之言非得毛意孫以爲如適之祖皆訓爲往今言往暑隨言適暑耳雖四月爲夏六月乃之適盛暑非言往而退也詩人之興言治少亂多皆積而後盛盛而

後衰衰而後亂則自太王王季王業始起猶維夏也及成康之世而後致太平猶徂暑也暑往則寒來故秋曰繼之冬日又繼之善惡之驗各從其義緘自云述毛此言亦非毛旨何則傳云暑盛而往矣是既盛而後往也疏言方往之暑不得與毛同矣疏之所說義亦不通按經及序無陳古之事太王成康之語其意何以知然又以四月爲周基六月爲尤盛則秋曰爲當誰也直云秋日繼之冬日又繼之不辨其世之所當何哉若言成康之後幽王之前則其間確有衰者未足皆爲成康何故以涼風喻其病害百卉乎若言亦比幽王則已屢積世當陳其漸何故幽王頓此二時中間獨爾闕絕也又疏言以爲有漸則幽王既比於冬不得更同秋曰不宜爲幽王何傷先世之亂離哉如是則王孫之言皆不可據爲毛義也今使附之鄭說唯一徂字異耳許秋日之寒未知冬時反言百卉且勝以譬萬民困病其喻有甚於冬則三者別喻不相積累以四時之中尤可慘酷者莫過於冬日故以

比王身自言上之所行不論病民之狀以冬時草木收藏而無可比下故獨言王惡也二章以涼風之害百草喻王政之病下民首章言王惡之有漸嚴寒毒暑皆是可患各自為與不相因也其與之五月先後為章次耳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 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

矣 云徂猶始也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與

人為惡亦有漸非一朝一夕 候反 先祖匪人胡寧

忍予 云匪非也寧猶會也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

知患難何為曾使我當此難世乎 難乃 忍予

毛以為言四月維始立夏矣未甚著至六月乃極矣矣既極然後往過其著矣以往表其極言四月

暑至六月乃暑極以與王切辭位雖為惡政矣未甚酷至于今乃極酷也自即位以漸酷至今乃酷甚也曰惡如此故大夫仰而訴之喪先祖非人乎先祖若人當知患難何曾施恩於我當此阻世乎以王惡之甚故訴其先祖也 鄭以祖為始六月始暑喻王乃始酷除國 徂往至往矣 正義曰徂往釋詁文也月令季夏六月暑大火中是六月火星中出火星中而暑退暑盛而往矣是取暑盛為義喻王惡盛也再盛故有往是以往表其盛無取於往義也傳言暑盛而徂矣其意出於左傳昭三年傳曰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彼以極退故此以理反之故言往而明極也故知不取往為義也 云徂猶至一名 正義曰鄭以大夫已遭王惡則本其漸至惡無已退之時不似寒暑之更代故以始言之徂訓為往今言徂始者義出於往也言往者因此徂彼之辭往到即是其始暑自四月往至於六月為始也以毛言徂往於過義故更以義言訓之為始東山云我徂東山下言我來自東則我徂東山為到

東山是阻為始義也漢書律曆志云四月立夏節小
滿中故言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也以與人
為惡有漸非一朝一夕是暑以喻其惡之極也不與
下秋冬相繼也○爾雅云我先至亂世○正義曰人困
則反本窮則告親故言我先祖非人出恃慢之言明
怨恨之甚論正月之篇怨父母生已不自先後也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淒淒涼風也卉草也腓病也

云具猶皆也涼風用事而衆草皆病與貪殘之政

行而萬民困病淒本亦作樓七西反卉許貴反扇房非反韓詩云變也**亂離瘼**

矣爰其適歸離憂瘼病適之也**云爰曰也今政**

亂國將有憂病者矣曰此禍其所之歸乎言憂病之

禍必自之歸為亂○瘼秋日至適歸○正義曰言音莫嚴秋之日淒淒然有寒涼

之風由此寒涼之風用事於時故使百草皆被凋殘
以致傷病以典幽土之惡有會殘之政由此會殘之
政行於天下故萬民皆見殘害以遭困病此是王政
之亂至政既亂則國將有憂病矣曰此憂病之禍其
何所歸之乎言此憂病之禍必歸之於國家滅亂也
○爾雅今政至為亂○正義曰經中亂字承上經之車
是政亂也亂憂病三者連文明非其為一事故分之
也政亂已損害於民則民不堪命將以危國故言國
將有憂病者也謂可憂之病滅亡之事也又言憂病
之禍必自之歸於亂者謂之於滅亡之亂流菴滅賦
之類非覺上文也宣十二年左傳引此**冬日烈烈飄**
風發發云烈烈猶粟烈也發發疾貌言王為酷虐
慘毒之政如冬日之烈烈矣其亟急行於天下如飄
風之疾也○海說**民莫不穀我獨何害**云穀養也

民莫不得養其父母者我獨何故觀此寒苦之害

其徐 **○** 我獨至之害 ○ 正義曰上以寒風喻王行

亮反 **○** 慘毒之政則言禍害者正謂嘉政之害也言

寒苦之害者遭虐政之苦猶遇風 **山有嘉卉侯栗侯**

梅 云嘉善侯維也山有美善之草生於梅栗之下

人取其實踐踐而害之令不得蕃茂喻上多賦歛富

人財盡而轉民與受困窮 ○ 踐如久反廣雅云履也

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 廢快也 ○ 云尤過也言在位

者合殘為民之害無自知其行之過者言大於惡 ○

如字一音發快時世反下同又一本作廢 **○** 山有至

夫也此是主盡義行下蓋反下之行同 **○** 其尤 ○

正義曰言山有此美善之草矣其生也雖在栗維在

梅之下人往取其梅栗之實則踐踐害此美草使不

得蕃茂以興國中有此貧弱之民矣其居也雖在富

人之傍上多賦歛富人財盡則又并賦此貧民使之

不得生育俱受困窮內此在位之人慣習為此殘賊

之行以害於民莫有自知其所行為過惡者故令民

皆病 ○ 廢快 ○ 正義曰說文云快習也恒為 **相彼**

泉水載清載濁 云相視也我視彼泉水之流一則

清一則濁刺諸侯並為惡曾無一善 ○ 相息亮 **我日**

構禍曷云能穀 構成曷遶也 云構猶合集也曷

之言何也穀善也言諸侯日作禍亂之行何者可謂

能善 ○ 曷舊何曷反 ○ 相彼至能穀 ○ 毛以為我視

一云毛安曷反 ○ 彼泉水之流尚有一泉則清

一泉則涸我視彼諸侯之行何為一皆為惡曾無為善乃泉水之不如也所以然者我此諸侯日自構成其禍亂之行速何時能為善言其日益禍亂不能建於善時○鄭以下二句為無言我諸侯日自合集其惡作為禍亂之行何者可謂其善言其苦無所善滔不如泉水有濟者也○**滔**滔大貌○正義曰釋言文

滔江漢南國之紀 滔滔大貌其神足以綱紀一

方 云江也漢也南國之大水紀理眾川使不壅滯

喻英楚之君能長理旁側小國使得其所 ○滔吐反長張丈

反 **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云瘁病仕事也今王盡病

其封畿之內以兵役之事使羣臣有土地曾無自保

自者皆懼於危亡也吳楚舊名貪殘今周之政乃反

不如 ○瘁本又作萃 滔滔至一方 ○正義曰滔

者以國山川所在之國當祀其神魯語曰禹會羣

神於會稽以諸侯主祭其神故言神也則此言其神

足以綱紀一方見明所事其神之國將有綱紀其意

亦喻江漢之傍國故言一方也 ○江漢至其所 ○

正義曰紀理眾川使不壅滯者謂眾川有所注入江

漢能引之不使其水壅過滯常時通流也知喻

吳楚之君者以舉江漢為喻而彼南國之紀則以喻

江漢所在之國能相紀理故喻吳楚交吳楚之意出於經之南國也若然上章言諸侯並惡曾無一善今稱吳楚能理小國又幽王時吳楚微弱未為盟主所以能長理傍國為之綱紀者上言諸侯並惡謂中國諸侯耳漸漸之石序曰戎狄叛之剽奪不至是幽王之時荆已叛矣亦既有背叛王命固當自相君長是大能守小紀理傍國明矣南方險遠世有強國商頌云捷彼殷武奮伐荆楚是殷之中年楚已嘗叛鄒語史伯謂桓公曰姜嬴荆芊實與諸姬相干也南有荆

變不可以入是幽王之時楚已強矣於時未必有吳以吳亦夷之強者與楚相配言耳公羊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是吳楚相逐故連言之○**圖**今王至不如○正義曰封畿之內謂中國所及之境故六月箋云今汝出征以王王國之封畿彼謂遂厥旒正中國也此疾王之惡而言盡病故為盡病封畿之內以兵役之事謂之兵甲之事勞弱之使不得安寧故羣臣諸侯有土殖者無敢自保有之皆懼於危亡也以禹貢唐虞之時已云江漢朔黎於海言初宗以示臣義故注以然制楚之域固無道則先強有道則後服也殷王武丁已伐荆**匪鷄匪鸞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楚是萬會殘也

子淵**圖**鷄鸞也鷄鸞會殘之鳥也大魚能逃處淵

云翰高戾至鱣鯉也言鷄鸞之高飛鯉鮪之處淵性自然也非鷄鸞能高飛非鯉鮪能處淵皆驚駭辟害

爾偷民性安上重遷今而逃走亦嬰亂政故○**圖**鷄徒

武作鷄鷄以事反鷄也**圖**匪鷄至于淵○毛以爲張連反鮪于鮪反鷄音彭**圖**鷄也鸞也會殘之鳥乃

高飛至天今在位非鷄非鸞也何故會殘鷄如鳥之高飛至天也鮪也鮪也長大之魚乃潛逃於淵今

賢者非鮪非鮪也何為隱道避亂如魚之潛逃於淵也是會殘居位不可得而治大德潛道不可得而用

所以大亂而不振也○**圖**鄭以為王政亂虐下民逃散言若鷄若鸞可能高飛至天非鮪鮪之小魚亦潛逃

於淵性非能然為鷄駭避害故也以與民不欲逃走而逃者性非能然而然者為鷄擾亂政故也○**圖**

鷄鷄至處淵○正義曰說文云鷄鷄也從穀而為聲字異於鷄也鷄之大者又名鷄孟康漢書音義曰鷄

大鷄也說文又云鷄鷄鳥也鷄鳥皆殺害小鳥故云貪殘之鳥以喻在位貪殘也大魚能逃於淵鷄鷄者隱遁也故王肅云以言在位非鷄鸞也何則會殘鷄

暴高飛至天時賢非鮪鮪也何為潛逃以避亂孫毓

云貪錢之人而居高位不可得而治賢人大德而處
潛遁不可得而用上下皆失其所是以大亂而不振
皆述毛說也○**○**論民至政故○正義曰箋以上章
王政之亂病害下民下章言民不得所不如草木則
此亦宜言民之困病故以**山有蕨薇隰有杞桋****○**杞
爲喻民逃走畏亂也
拘體也桋亦棟也**○**云此言草木尚各得其所人反
不得其所傷之物**○**厥居月反桋本亦作美音夷拘
音荷檉音計棟所華反郭霜狄反
君子作歌維以告哀**○**云告哀言勞病而憫之**○**山
至告哀○正義曰雲山之有蕨薇之菜隰之有杞桋
之木是菜生於山木生於隰所生皆得其所所以與人
生處於安樂以得其所今我天下之民遇此殘亂驚
擾失性草木之不如也由此君子作此八章之歌詩
以告訴於王及在位言天下之民可哀閔之也作者
自言君子以非君子不能作詩故也**○**檋亦棟○

正義曰釋木文又曰白者棟舍人曰桋名赤棟也某
氏曰白色爲棟其色雖異爲名同江河間棟可作檋
郭璞曰赤棟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藟
生山中中爲車榘白棟葉員而岐爲木人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

養其父母焉

○使如字已音紀下**○**北山六章三

章章四句至父母焉○正義曰經六章皆怨役使
不均之辭若指文則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是役
使不均也朝夕從事是已勞於從事也憂我父母
是由不得養其父母所以憂之也經序倒者作者
恨勞而不得供養故言憂我父母序以
由不均而致此怨故先言役使不均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

○云言我也登山而采杞非可食

之物驗已行役不得其事○杞音起借借士子朝夕從事

傳借借強壯貌士子有王事者也○云朝夕從事言

不得休止○借音若徐音王事靡盬憂我父母○云

靡無也臨不堅固也王事無不堅固故我當盡力勤

勞於役又不得歸父母思已而憂○鹽音吉防彼至父

曰言有人登彼北山之土者○我采其杞菜之葉也

此杞菜非可食之嫩而登山以采之非宜矣以興大

夫猶彼長遠之路者○我從其勞苦之役也此勞役

非賢者之職而漸路以從之非其事矣所以行役不

得其事者時王之意以已為借借然而強壯今為王

事之子以朝繼夕從於王役之事常不得休止王家

之事無不堅固使已勞以堅固之今使憂及溥天之

於我父母由又不得歸故父母思已而憂也溥天之

也云此言王之土地廣矣王之臣又聚矣何求而

不得而使而不行○溥音普瀕音賓淮大夫不均我

從事獨賢○賢勞也云王不均大夫之使而專以

我有賢才之故獨使我從事於役自苦之辭○溥

瀕音○正義曰溥大釋詁文釋水云溥水淮孫炎曰

溥水邊說文美浦水瀕廣雅云浦非然則瀕瀕瀕浦

皆水畔之地同物而異名也詩意言民之所居民居

者以水中可居曰洲言民居之外皆有水也鄭子曰

中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其

有瀛海環之是地之四畔皆至水也瀛是四畔近水

之處言幸土之瀛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作

者言王道之衰傷境界之刑則云處國百里感感靡
所踴恨其有人眾而不使卽以廣大言之所怨情異
故設辭不同王不均大夫之使不過朝廷而普及天
下者明其象也○**賢勞**○正義曰以此大夫怨已
勞於事故以賢為勞遂以賢字自道故易傳言王專
以我有賢才之故乎何故獨使我也王肅難云王以
已有賢才之故而自苦自怨非大臣之節斯不然矣
此大夫怨王偏役於己非王實如其賢也王若實知
其賢則當任以尊官不應勞以苦役此從事獨賢處
下云嘉我未老鮮我未老將恨而問王之辭非王實知
其賢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得已**○傍布彭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得已**○得已音以**將壯也**

爾久使我也○鮮息淺反**旅方方剛經營四方**○洗云鄉音仙**旅**

衆也云正謂此事衆之氣力方盛乎何乃勞苦位

之經營四方**或燕燕居息****燕燕安息親或盡瘁事**

國盡力勞病以從國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呼號召也云不已猶不止也**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叫**

偃仰或王事鞅掌鞅掌失容也**鞅掌失容也**云鞅猶何也掌

謂捧之也負何捧持以趨走言促遽也○樓音西卯

仰鞅於兩反何戶可**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音仰本又作

咎猶罪過也○湛音南反樂**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

咎猶罪過也音洛咎其九反**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

爲 **云** 風猶放也

○風音韻讀如

或燕燕至不爲

勢接須通解之皆具說在註或不知叫號者居家開
遮不知上有微發呼者或出入風議謂閒暇無事
出入放恣議謂時政者或勸者無事不爲者定本集
本並作議俗本作儀者誤也○鄭唯鞅掌爲異餘同
○**鞅**猶至促遽○正義曰傳以鞅掌爲煩勞之狀
故云天容者事煩鞅掌然不暇爲容儀也今俗語以
職煩爲鞅掌其言出於此傳也故鄭以鞅掌爲事煩
之實故言鞅猶荷也鞅語如馬鞅之鞅以負荷物則
須鞅持之故以鞅表負荷也以手而掌執物是捧持
之負荷捧持以趨走也促遽亦是失容但本意與傳
耳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周大夫悔將小人幽

王之時小人衆多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譴害自悔

與小人並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至小人○正

義曰作無將大車詩者謂時大夫將
進小人使有職位不堪其任愆負及已故悔之也
以將進小人後發病累可爲鑒戒以示將來足明
時政昏昧朝多小人亦所以刺王也若然此大夫
作詩則賢者也自當擇受既進而悔者知人則哲
竟尚難之孔子以聖人之雋尚收視於宰我子文
以諸侯之良猶未知於子玉况大夫非聖能無悔
乎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

大車小人之所將也

云將猶

扶進也祇適也鄙事者賤者之所爲也君子爲之不
堪其勞以除大夫而進舉小人適自作憂累故悔之

○祗音支累勞也反
無思百憂祇自疢兮
疢病也

云百憂者衆小事之憂也進舉小人使得居位不

任其職愆負及已故以衆小事爲憂適自病也
○疢都禮

反任音壬
無將至疢兮
正義曰言君子之人無

愆起連反
得自將此大車若將此大車適自塵蔽

於已以與後之君子無得扶進此小人適自憂累於

已小人居職百事不幹已之所舉必助憂之故又成

後人言無思百衆小事之憂若思此憂適自病害於

已○大車小人之所將也
正義曰冬官車入爲

車有大車節云大車中地載任之車則此是也其車

駕牛故酒誥曰舉牽車牛遠服費用是人之所將

也○將猶扶進也
正義曰言將猶扶進者以大車

須人後而將之是爲扶車而進進舉此大車比小人言

無扶進比
無將大車維塵寘寘
寘寘寘者蔽人目

小人也

明令無所見也猶進舉小人蔽傷已之功德也
○寘寘

反又莫迥反
無思百憂不出于煩
煩光也
云思

衆小事以爲憂使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
○煩古迥

反流又
無將大車維塵雍兮
云雍猶蔽也
○雍於

古頊反
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云重猶累也
○重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

日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亂
小明五章上三

章章十二句下

二章章六句至亂世○正義曰小明詩者牧伯大夫所作自悔仕於亂世謂大夫仕於亂世使於遠方今已勞苦故悔也首章云詩人救伯之大夫使述其四方之志然則救伯大夫使述其四方之事是常命而悔仕者以救伯大夫雖行使是常而均其勞也存題而反今幽王之亂役則偏苦行則過時也故我事在庶筵云王政不均臣事不同是偏苦也歲事云莫筵云乃至歲晚尚不得歸是過時也偏當勞役歷日長久故所以悔也經五章皆言載離寒暑以日月長久是悔仕筵因其篇初故言遭亂世勞苦而悔仕三章言其自詒伊戚是憂恨之語故箋云悔仕之辭其實皆悔亂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

云明明上天喻王者當光明如

日之中也照臨下土喻王者當察理天下之事也據

時幽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我征徂西至于芄野二

月初吉載離寒暑

芄野遠荒之地初吉朔日也

云

云征行徂往也我行往之西方至於遠荒之地乃以

二月朔日始行至今則更夏暑冬寒矣尚未得歸詩

人救伯之大夫使述其方之事遭亂世勞苦而悔仕

○芄音求更音庚

心之憂矣其毒太苦

云憂之甚心中如

有藥毒也

○大音泰

念彼其人涕零如雨

云其人靖其

爾位以待賢者之君

○共音恭註下皆同

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罟網也

云

懷息也我誠息歸畏此刑罪羅網我

故不敢歸爾

音占

明

明明至罪罟○正義曰言明明

臨下上之國使無幽不顯品物咸亨也以喻上者處
尊之極當以其明察理於天下之事然無屈不伸勞
逸得所也今幽王不能然開於照察勞逸不均命已
備遠使言我行往之西夕而至於野遠荒之地其路
之長遠矣以二月初朔之吉日始行至千今則離歷
其冬寒夏暑矣而不得歸與淹又如此故我中心之
為憂然矣其憂之甚則如毒藥之大苦然由仕於亂
世以殘如此故困若而悔之念彼明德供其賢者爵
位之人君欲往仕之而不見涕淚零落如雨然雖時
無此人樵木不隨處以待之也又言已勞苦之狀我
豈不思歸乎我誠思歸但畏此王以刑罪羅網我我
恐觸其羅網而得罪故不敢歸耳○**明**明明至以刺
之○正義曰言照臨故知有日月之明察唯中乃然
故云王書光明當如日中之照也昭二年左傳曰日
上其中易豐卦彖曰王假日中以王明之光照臨天
下如日中之時是也必責王令明如天日者以王者

繼天理物當與日同故易曰大人與日月合其明是

也○**明**荒野至朔日○正義曰野是遠稱荒蓋地名

言其歷日長久明當至於遠處故言遠荒之地爾雅

西海之外遠地謂之四荒言在四方荒昏之國也此

言荒者因彼荒是遠地故言荒為遠辭非即彼之四

荒也何則牧伯之大夫行其所部而已不得越四海

而至四荒也言荒者若微子云吾家老遜于荒謂在

外野而已此言二月朔而始行下章鄭以四月而至

假今還以朔到尚六十日也以日行五十里之則三

千里矣州之遠境容有三千但速熾之行有所過歷

不知定日幾里也以言初而又古故知朔日也君子

舉事尚早故以朔為吉周禮正月之吉亦朔日也○

明詩人牧伯之大夫○正義曰知者以言我征徂西

至于荒野是遠行巡歷之辭又曰我事孔庶是行而

有事非征役之言是速事明矣速事者唯牧伯耳故

知是牧伯之下大夫也若然王之存者諸侯亦使大

夫行也知此非天子存者諸侯使大夫者以王使之

存者上承了命適諸侯奉使有主至則當還不應云

我事孔庶歲莫不歸故不以爲王之大夫也牧伯部
領一州大率二百一十國其車繁多可以言孔庶也
前事未了後又委之可以言政事愈感也如此則爲
牧伯之大夫於事爲首故也且牧伯之大夫不在王
之朝廷今而爲王所苦所以於悔切耳然則牧伯大
夫自任於牧非王所用而言悔任者此之勞役自王
所爲故曰幽王不能徵是者王而使已多勞故怨王
而悔任也言牧伯者以牧一州之方伯謂之牧伯然
單言之由牧耳此言述職之大夫則容牧下二伯之
大夫不必專候牧之伯一人而已○**○**其人至之君
○正義曰下云靖其爾位與此其人交同此大夫悔
仕於亂世則息不亂而明德者仕之故爲以待賢者
之君也若然此大夫所恨慢幽王之惡徧被天下十
無二王不得更有天子然則靖其爾位之君當世之
所無矣而云念之者此大夫自悔本應坐待明君不
當事於朝廷今仕而遇亂追念昔時言我本應待彼
其人無故冒此亂世而涕零耳非謂當時自賢君可
念也下章靖其爾位正直是與勸友使聽入任命不

汲汲求仕於時亦無明君可令友往仕之正勸待
之耳此所念者亦念其當待之非當時有可念也 **昔**

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除除陳生

新云四月爲除昔我往至於苑野以四月自謂

其時將即歸何言其還乃至歲晚尚不得歸 **○**除直
應反如

字若依爾推則宜餘舒 **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

矣懼我不暇**○**憚勞也 **○**云孔甚庶衆也我事獨甚

衆勞我不暇皆言王政不均臣事不同也 **○**憚丁佐
反徐又音

但亦作 **念彼其人瞻瞻懷顧****○**云瞻瞻有往仕之志

也 **○**瞻音眷 **豈不懷歸畏此譴怒****○**昔我至譴怒 **○**毛以
爲大夫言昔我初往

向先野之時矣日月方欲除陳生新二月之中也於
我初發卽云何時云其得旋歸乎望得早歸也今乃
歲月遂云已暮矣而尚不得歸其時朝廷大夫多得
閒逸念我獨憂家事今我事甚繁衆也由此心之憂
愁矣以事多勞我不得有閒暇之時憂苦如此悔仕
於國故念彼情其爾位之人嗒嗒然情懷反顧欲往
仕之恨不慙以待而遭此勞也既遭此苦豈不思歸
乎我誠思歸畏此謹怒而不敢歸耳○鄭唯方除爲
異言往至於先野之時四月中也於時而望旋反餘
同○**○**除除陳生新○正義曰上云二月初吉爲始
行之時故言除陳生新二月○**○**四月至不得歸○正義
曰四月謂除禘天文今爾雅除作余李巡曰四月萬
物皆生枝葉故曰余余舒也孫炎曰物之枝葉敷舒
然則鄭引爾雅當同李巡等除余字雖異音實同也
方除之下卽云曷云其還是至卽望歸故云至於先
野以四月自謂其時將卽歸也言歲聿云莫是未歸
之辭若歲莫得歸不須發此言矣故云乃至歲極尚

不歸也凡言往矣似是始行之辭此得爲往到先野
者往者從此適彼之辭在此言之爲始行據彼言之
爲往到則數年云莫以下皆是在彼之辭故謂初到
彼地爲往矣易傳者以行之息歸當至所往之處乃
可還不應發始已望歸也又下章云四月方與文與
此同洪範庶徵曰煥曰寒寒爲冬則煥爲夏矣若毛
以方與爲二月之初則接於正月之末時尚有霜
不可云煥且爾雅謂四月爲除故據以易傳也 **昔**
我往矣日月方與 **○**煥煥也 **○**謹衆職反怒乃路反
與於六反煥音暗又奴
反 **曷云其還政事愈感歲聿云莫采蕭穫菽** **○**感促
也 **○**云愈猶益也何言其還乃至於政事更益促急
歲晚乃至采蕭穫菽尚不得歸 **○**感于六反獲
心之 **憂矣自詒伊戚** **○**戚憂也 **○**云詒遺也我冒亂世而

仕自遣此身悔仕之辭

○遣唯季反下同冒莫報反又亡北反

念彼其

人興言出宿

云興起也夜卧起宿於外憂不能宿

於內也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云反覆謂不以正罪

見罪

○糞芳福反註同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

云恒常也嗟

女君子謂其友未仕者也人之居無常安之處謂當

安安而能遷孔子曰鳥則擇木

○處昌慮反

靖其爾位正

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靖謀也正直為正能

正人之曲曰直

云其具式用穀善也有明君謀其

女之爵位其志在於與正直之人為治神明若祐而

聽之其用善人則必用女是使聽天乎命不汲汲求

仕之辭言女位者位無常主賢人則是

○治直吏反祐音又本或

作右又作佑並同

嗟爾至以女○正義曰大夫既自悔仕故嗟歎而深戒之嗟乎汝有德未仕之君子人之居無常安樂之處謂不要以仕宦為安汝但安以待命勿汲汲求仕當自有明君謀其汝之爵位其志在於正直之人於是與之為治者此明君能得如是為神明之所聽祐之其用善人必當用女矣勿以今亂世而仕也言神之聽之者明君志與正直故為神明聽祐而用善人用其善則國治是神明祐之○嗟女至擇木○正義曰以此大夫悔而戒之下言式穀以汝是知未仕者無常安之處謂隱之與仕所安無常也安安而能遷者無明君當安此潛遁之安居若有明君而能遷仕之是出處須時無常安也必待時而遷者孔子曰鳥則擇木猶臣之擇君遷也故須時

此之安擇君遷也安安而能遷曲禮文也孔子曰易
 則擇木哀十一年左傳文○**○**靖謀至曲曰直○正
 義曰靖謀擇誰文也襄七年左傳公欲穆子引此詩
 乃云正直為正正曲為直此傳解正直取彼文也彼
 杜預註云正直為正正已之心正曲為直正人之曲
 也取此為說論語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直
 者能正人之曲也○**○**是使至則是○正義曰人之
 窮達在於上天貴賤生死命皆先定故子夏云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是上天之命定於冥兆非可以智力
 求非可以進取得易稱君子樂天知命焉此也大
 夫身遭困厄悔於進仕勸友修德以待賢君此詩是令
 其友聽天之處分任命之窮達不汲汲求仕之辭也
 又爵位是君所設官非其友之物而此詩謂之爾位
 故又解言汝位者以位無常主賢人則是也其友賢
 者有此位分故

其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

息猶處也靖

也**○**云好猶與之介助也神明聽之則將助女以大

福謂遭是明君道施行也

唐孔穎達疏 章六句

毛詩小雅

鼓鐘謂曲正也

是也

河注云

也

章六

詩詩卷其四... 世... 詩詩卷其四... 世...

毛詩註疏卷第十三 十三之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鼓鐘刺幽王也

疏

鼓鐘四章章五句至幽王○正義曰毛以刺鼓其淫樂以示諸侯鄭

以為作先毛正樂於淮水之上毛鄭難其意不同

俱是先所故刺之經四章毛鄭皆上三章是失禮

之事卒章陳正禮責之此刺幽王明矣鄭於中候

握河注云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為作者鄭時未見

毛詩依三家為說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

疏

幽王用樂不與德此

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

云爲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於

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傷此毗志反爲于

偽反下同犧象素何反皆鐘名王音義**淑人君子懷允不忘**云淑善

懷至也古者善人君子其用禮樂各得其宜至信不

可忘鼓鐘至不忘。毛以爲言幽王會諸侯於淮

將然其傍淮水之流湯湯然於淮上作樂以示諸侯

而其樂不與德比故賢者爲之憂結於心且復悲傷

德其失所也故相念古人言古之善人君子其用禮

樂得宜者至實信然不忘也至信俱言其實然耳鄭

雅以爲正樂爲異其文義則同幽王至憂傷。正義曰于者象功成以作樂其意與道德和比今幽

王用樂不與德比者正謂鼓其淫樂是也毛言淫

樂不知以何爲淫樂王基曰所謂淫樂者謂鄭衛桑

間濮上之音訛延所作新聲之屬王肅云凡作樂而

非所則謂之淫淫過也幽王既用樂不與德比又鼓

之於淮上所謂過也桑間濮上亡國之音非徒過而

已未知二者誰當毛旨也言會諸侯淮上者以淮遠

於京師非王常行之處不應遠適淮上獨自作樂明

其有會聚而作之故知會諸侯也爲之至尤甚

○正義曰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定十年左傳孔

子辭也服虔云犧象饗禮犧尊象尊也嘉樂鐘鼓之

○將七羊反湯音

傷此毗志反爲于

云淑善

鼓鐘至不忘。毛以爲言幽王會諸侯於淮

將然其傍淮水之流湯湯然於淮上作樂以示諸侯

而其樂不與德比故賢者爲之憂結於心且復悲傷

德其失所也故相念古人言古之善人君子其用禮

樂得宜者至實信然不忘也至信俱言其實然耳鄭

雅以爲正樂爲異其文義則同。幽王至憂傷。正義曰于者象功成以作樂其意與道德和比今幽

王用樂不與德比者正謂鼓其淫樂是也毛言淫

樂不知以何爲淫樂王基曰所謂淫樂者謂鄭衛桑

間濮上之音訛延所作新聲之屬王肅云凡作樂而

非所則謂之淫淫過也幽王既用樂不與德比又鼓

之於淮上所謂過也桑間濮上亡國之音非徒過而

已未知二者誰當毛旨也言會諸侯淮上者以淮遠

於京師非王常行之處不應遠適淮上獨自作樂明

其有會聚而作之故知會諸侯也。爲之至尤甚

○正義曰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定十年左傳孔

子辭也服虔云犧象饗禮犧尊象尊也嘉樂鐘鼓之

水之上耳二者之說箋義爲長如毓此言不信毛
會諸侯也箋於上下皆不言諸侯或亦以如毓不
何爲如此作鼓鐘喈喈淮水泔泔憂心且悲
故不言也喈音皆

猶將將泔泔猶湯湯悲猶傷也泔音皆
淑人君子淑音皆

其德不回回邪也鼓鐘伐馨淮有三洲憂

心且妯妯大鼓也三洲淮上地妯動也云妯之

言悼也馨古毛反長丈二尺妯勅雷反徐淑人君

子其德不猶猶苦也猶當作瘡瘡病也猶

鄭改作瘡示之淫樂鼓擊其鐘伐擊其馨於淮水

有三洲之地由此失所賢者爲之憂結於心且爲之
變動容貌也念古之善人君子其用禮樂當得其宜

其德不肯若今之幽王失所也鄭以爲幽王作先王
正樂擊鐘伐馨於淮上賢者爲憂心且悼傷思古之
善人君子其德不於禮法爲病者願上不忘不可故
以猶爲瘡瘡是病名與上相類角弓云不令兄弟交
相爲瘡斯于云兄及弟矣無相猶矣以彼二文知猶
瘡相迫而談也馨大淮上地正義曰馨即皐也
去今字其耳鞀人云皐鼓尋有四尺長丈二是大鼓
也三洲繫淮言之水中可居曰洲故知淮上之地也
妯之言悼也正義曰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
音欽次言使人樂進也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

縣皆同也云同音者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樂

以雅以南以箛不僭爲雅爲南也舞四夷之

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白

夷之樂曰柷維北夷之樂曰禁以為箏舞若是為柷而不階矣云雅萬舞也萬也南也箏也三舞不階

言進退之旅也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為雅雅正也箏

舞文樂也○箏以灼反樂器借七念反沈又子念反又楚林反赫本又作昧音殊又莫戒反禁

居箏反箏言其正者言善人君子皆鼓擊其鐘則其

聲欽欽然人聞而樂進其善又鼓其瑟與琴又擊其

堂下東方之笙磬於是四縣之樂皆得和同其音矣

琴瑟堂上也笙磬堂下也是上下之樂得所以為王

者之雅樂以為四方之南樂又以為羽舞之箏樂如

是音聲舒合節奏得所為和而不參差比正樂之作

也王何為不如此作之乃鼓其淫樂於淮水之上以

示諸侯乎鄭以為寫上三章言幽王作正樂於淮水之

上失其處故此言其正樂鼓其鐘欽欽然又鼓其瑟

與琴吹篳篥之笙與玉石之磬於是堂上之琴瑟與

堂下之磬篳篥皆同其聲音不相奪倫又以為雅樂之

萬舞以為南樂之夷舞以為羽箏之翟舞此三者皆

不階矣又作不失處故可為美王今何故於淮水而

作之手○箏欽欽至皆同○正義曰此欽欽亦鐘聲也云使人樂進者以陳先王之正樂止聲之美使人

無心於善樂記說樂之和感動人之善心而已是聞

樂而進於善也以前故先言其狀云欽欽明下

琴瑟等亦得所也以鼓瑟鼓琴類之故鼓鐘為擊鐘也樂器多矣必以鐘為首而先言之者以作樂必擊

毛詩疏

卷之三

三

鐘爲堂下故爲笙與磬俱在堂下以配鐘而同音也
下既同則堂上亦同故云八音克諧八音克諧書
文言其能相諧和也八音者春官太師云以八音金
石土革絲木匏竹詩云金鐘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
也絲琴瑟也木祝敔也匏笙也竹管也此經言云鐘
琴笙磬是金石絲竹匏四者矣惠此明土革竹木亦和
同可知也○禮記雅堂習矣○正義曰以三者舞名故
與土與其文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故舞在
後也傳言爲雅爲南者明以爲此舞以爲屬下句故
別言之云以爲雅舞明其上皆爲矣若是和者若如
也謂此三舞也上琴瑟笙磬節奏齊詞如是乃爲和
也此三者雖是舞也上琴瑟謂之樂箋周樂尚武故
謂萬舞爲雅是以先言雅也南先齋者進之以韻句
以上下類之則知南在舞也以四夷之樂所取者不
盡取其樂器唯取舞耳故言舞四夷之樂美大王者
德廣能所及故舞之也白虎通云王者制夷狄樂不
制夷狄禮何以爲均中國也卽爲夷禮恐夷人不宜
隨中國禮也四夷之樂雖爲舞以使中國之人是夷

樂唯舞也明堂位曰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
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是廣所及也
魯下大乎因在東南用二方耳旽人云舞四夷之樂
故此傳廣言四方以明之經獨舉南可以兼也孝經
鉤命決云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
曰侏離北夷之樂曰禁東方之舞助時生也南方助
時養也西方助時殺也北方助時藏也然則言昧者
物生根也南者物懷任也狹物成而離其根株冬物
藏而禁閉於下故以爲名焉以南訓任故或名任此
爲南其實一也定本作朱離其義不合於此言南而
得總四夷者以周之德先致南方後致四方立象胥之
職以通譯四夷是言南可以兼四夷也然則舞不立
南師而立珠師者以象胥曲以示法昧四夷之始故
從其常而立之也若然虞傳云東夷陽伯之樂舞
殊離誼云殊離舞曲名言象物生殊離也彼雖中國
之舞四岳所賦非四夷之舞要各與此東西反者以
物生與成皆有離其根株之義故兩有其言也○爲
籥舞謂吹籥而舞也籥今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以

程或謂之羽舞也若是爲和而不僭差結上三舞之辭以爲雅萬至文樂也正義曰以千戚而言萬舞也萬即木用兵人樂之大數爲無以象之故言萬舞也萬卽武舞故云而樂尚武故謂爲舞爲雅以對籥爲文樂也言進退之旅者謂此之舞進退皆旅衆齊一鄭意直據三種之舞進退齊一不包上經琴瑟與毛意異必異毛者以不僭謂行列不有參差故特謂爲舞也故樂記云古樂之發進旅退旅詩云言其齊一是爲不僭也

鼓鐘四章章五句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

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田萊多荒茨棘

不除也饑饉倉庾不盈也降喪神不與幅助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至思古焉○正義曰作楚茨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政教旣煩賦斂又重下民供上廢闕營農故使田萊多荒而民皆饑饉天又降喪病之疫民盡皆流散流散而逃亡祭祀又不爲神所歆饗不與之福故當時君子思古之明王而作此詩意言古之明王能政簡斂輕田疇墾闢年有豐穰時無災厲下民則安上樂業祭祀則鬼神歆饗以明今不然故刺之田廢生草謂之萊自然多荒而片言之者周禮以田易者爲萊若使時無荒政則所廢年滿亦當舉之今乃與不易之田並不耕種故言多荒也旣言降喪而又言流亡者明死者爲天災所殺在者又棄業而逃也降喪流亡由祭祀不饗所致而後言祭祀不饗者欲明喪亡亦由饑饉以見人神相將也經六章皆陳古之善以反明今之惡故箋每章歸之言田萊多荒茨棘不除則首章上四句是也饑饉倉庾不盈首章次四句是也降喪神不與幅助首章下四句盡於卒章言古之享祀神錫福反明今之不饗神不

祐助也政煩賦重而於經無所當也而下篇有其
事耳此及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之詩事皆陳古
文指田頌故序有詳略以相發明此序反經以言
今信南山序其今與本古甫田甫田甫田言思古略而不
陳所內大田言於寡不能自存又略而不言思古
民是政不煩也甫田云歲取十千言稅有常法是
賦不重明幽王政壞賦重也信南山經云信彼南
山維禹甸之咄咄原隰曾孫用之而序云不能脩
成王之業以奉禹功是曾孫為成王矣而甫田大
田皆言曾孫則所陳古皆為成王時也此經無曾
孫之言而周之盛王實太平者莫過成王則此思
古考思成王也此篇思古明王先成其民而後以
力於神故首章言民除草以種黍稷收之而盈倉
粟王者得為酒食獻之宗廟總言祭祀之事其享
受皆皆王人身之所行也二章言助祭者各供其
職爰及饗農有爾仰之容君婦有清淨之德俎
肥美獻酬得法以事鬼神鬼神安之眾以多福

章言孝子恭敬無愆尸根以福五章祭事既畢也
尸利成卒章言於祭之末與同族共飲六章也
祭事而其文皆次唯三章獻酬笑語事在祭末
處綴辭工祝致告之下文在先者以獻酬是賓
之事因說羣臣助祭而言之耳三章傳曰釋而賓
尸及賓客或以為三章則別陳釋祭之事知不然
者以此篇所陳上下有次首章言酒食二章言牛
羊三章言俎豆燔炙四章言神嗜飲食其論一祭
首尾接連而不得輒有釋祭則之也案二章傳曰
燔取肺膋也禮燔燔報陽乃是朝事之節釋祭事
尸而已無求賜燔燎之事若傳以三章為釋祭安
得以燔為膋膋也三章傳又曰豆謂內羞庶羞案
有司敬陳羞豆之下註云此皆朝事之豆豈大夫
無朝事而用之賓尸然則天子有朝事則此豆當
朝事用之矣作者何得捨正祭而不述燔言之釋
祭之末禮乎又釋祭至於事尸而事神禮簡三章
言神保報幅輿二章正同豈禮簡之謂以此知三
章所陳非釋祭矣然則傳言釋而賓尸及賓客者

正以經言孔庶其豆既衆則所用必廣故因分之
以為賓謂經曰俎以爲容謂正祭所薦見用豆處
廣之意其文不至釋也案易傳
以庶爲勝自然無釋祭之事矣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藝黍稷楚楚茨棘

貌抽除也云茨棘藜也伐除藜藜與棘自古之人

何乃勤苦爲此事乎我將得黍稷焉言古者先王之

政以農爲本茨言勞楚棘言抽互辭也抽勑雷反徐南留反藜

魚世反藜音疾藜音藜音梨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

維億露積曰庾十萬曰億云黍與與稷翼翼蕃

廩貌陰陽和風雨時則萬物成萬物成則倉庾充滿

天倉言盈庾言億亦互年喻多也十萬曰億與音

積如年文三易及著音煩廩音無又音武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

以介景福安安坐也侑勸也云享獻介助景大

也以黍稷爲酒食獻之以祀先祖既又迎尸使處神

坐而食之爲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所以助

孝子受大福也妥湯果反侑音又楚楚至景

爲蒹明王之時有楚楚然者茨棘也民皆除去其茨棘焉自言昔之人何爲乃勤苦爲此事

乎言我獲黍稷既種而備陰陽和風雨時萬物蕃盛我

所種之黍與與然我所以獲翼翼然蕃茂盛大皆得成就及秋收而治之我倉之內既得滿矣我庾之大雜積一億也明上乃以黍稷爲酒之與食

以說祀其先明也謂豐之酒以灌朝於野饋饋
酌盜以獻北至於戶醴以酢諸臣皆為用酒也當饋
獻又進戶於室以具安之乃設食以進為具嫌不能
視以主人之辭作勸之由祭祀以禮神也故享故以
得夫大之編也今王不能然故舉刃刺之。鄭唯以
介為助餘同。○**楚楚**楚楚棘棘抽陰也。正義曰經
言楚楚者楚并言棘者以楚言楚楚須抽之棘言抽
明楚楚故箋云互辭也。○**楚楚**楚楚至互辭。正義曰
楚楚黎釋車文也郭璞曰在地楚生細葉子有二角
刺是也其古者先王之政以農為本大宰九職一曰
三農生九穀淇範八政一曰食是也。○**露積**曰庚
曰露積之庚如坻如京是積粟也下言乃求千斯倉
乃求萬斯箱欲以萬箱載稼千倉納庚是庚木入倉
矣故曰露積言露地積聚之九章算術半地委粟足
也周語云野有庚積韋昭引唐尚書云十六年曰庚
昭謂此庚露積穀也引詩云曾孫之庚如坻如京是
取此傳為說也且言野有則非倉之類亦露積之證

也。○**黍稷**與與至喻多。正義曰與與翼翼黍稷之
狀故言蕃庶貌釋詁云庶茂豐也謂黍稷之苗蕃殖
而茂盛也既言露積為庚則庚在於空井有可滿之
期言互辭者庚與億為多以至億為滿也倉無一億
者假令一億十萬斛依九章算術古粟斛方一尺長
二尺七寸是一億之積方一尺而長二十七萬尺也
方方開之幾六十五尺雖則高太之倉未有能容此
者知其不相通也明在地則一億入倉則盈倉宜以
庚至於億倉至於滿為相互耳箋言喻多明非實然
也若然豐年曰亦有高廩萬億及稱慶亦倉之類而
得萬億及稱者彼論天下之粟非據一原所容故得
及億稱也。○**安安**安安也循勸也。正義曰安安坐
也釋詁文又云循報也傳以為勸者已飲食而後勸
之亦是重報之義。○**宰獻**至大福。正義曰酒是
大名其鬱鬯五齊三酒總名皆為酒也月令命大酋
為酒云秫稻必齊則為酒非直黍也又天子之祭其
祭當用黍稷稻粱然則為酒食者非獨黍稷而已以
黍稷為爾之主故舉黍稷以總衆穀順上我黍稷之

文上言黍稷乃是天下民田稅以充倉庾耳以爲酒
食文承其下則以稅得之粟爲酒食矣案祭義君親
耕以供粢盛則當用藉田黍稷而此文勢得用稅物
若親耕示其孝敬之心以勸民耳必祭祀所用皆所
鉅爲信南山云曾孫之積以爲酒食界我尸賓是用
稅物之明文也言獻之祀先祖者此總辭也終祭皆
是祀事與獻之於神以成祭祀故並言享祀以便句
也言先祖者以神爲先祖是身故據而言也下章云
以往烝嘗則時祭也時祭當自禘以上而言先祖者
據遠可以兼近言既又迎尸使處神坐者解委俯之
意文承享祀之下而享祀雖總於祭因在其前則爲
灌及朝踐矣委俯當饋食之節故云又迎尸使處神
坐而食於時拜以安之是安也爲其嫌不飽視以至
人之辭勸之是備也又者亞前灌獻之辭初尸入視
延之入廟與而行灌禮至朝踐祭統註云天子諸侯
之祭延尸於戶外郊特牲註云朝事延尸於戶西南
面註又云至薦熟乃更延至於室之與尸來升席自
北方升坐於北北焉既郊特牲曰舉犖角詔委尸註

云委安坐也尸始入舉奠犖若奠角特祭之視則認
手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卽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
以拜安之是又迎尸使處神坐也言嫌者以天子使
公卿爲尸尸爲天子所尊已有爲臣之嫌故言嫌不
飽視以主人之辭勸之知視者以今少牢特牲之禮
主人及尸之言皆視之所傳故也案鳧鷖云公尸來
燕來寧註云尸來燕也其心安不以已實臣之故自
嫌則尸意安而不嫌云嫌者此據正祭彼論禘祭故
尸安也 濟濟賡賡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
或將 濟濟賡賡言有容也亨飪之也肆陳將齊也
或陳于牙或齊于肉 云有容言威儀敬慎也冬祭
曰烝秋祭曰嘗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剝其皮者
有煮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

○濟子禮反大夫之容也贍七羊反士之容也亨普
 反註同肆音四在木又作脛而其反齊才細反下
 齊同解到上惟買反下拜角反有
 祗歷反齊肆也本芳勇反又如字**祝祭于祊祀事**
孔明 祊門內也云孔明甚也明猶備也絜也孝子

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實

客之處祀禮於是甚明○勅補彭反說文作繫示門內祭先祖所彷彿也處昌慮

反**先祖是皇神保是饗**皇大保安也**皇大保安也**云皇唯也

先祖以孝子祀禮其明之故精氣歸唯之其鬼神又

安而享其祭祀○唯于況反下篇同**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

無疆云慶賜也疆竟界也音境○竟濟至無疆○以爲右之明

王其助祭之臣大夫士其儀濟濟然踰踰然甚皆敬
 博乃鮮絜焉上者所祀之牛羊以往爲冬烝秋嘗之
 祭也於周禮祭之職事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六牲
 各有司也絜絜此牲其理治之亦各有職或解剝之
 者或亨之者或陳其肉於牙之亡者或分齊其肉
 所常用者於是之時祝則博求先祖之神祭於門內
 之助既畢臣恪勸各司其職祭祀之事於是甚絜明
 矣以此知先祖之精靈於是美大之其神安而於是
 歆饗之既爲所饗故令孝孫有慶賜之事報之以大
 大之福使孝孫得萬年之壽無有疆境也由臣助得
 禮令王受介福今幽王之時非徒王不敬神臣又廢
 職故神所不欲降之喪禍故刺焉○鄭唯或肆或將
 及是皇爲異既或亨而奠之七載而出或有肆其骨
 體於俎者或有奉持而進之者爲事之次又先祖之
 神以孝子祀事孔明故於是精氣歸唯之餘同○
 濟濟至其肉○正義曰曲禮下曰大夫濟濟士踰踰
 是有容也祭禮之禮至人自慤而趨其賓客則有容
 儀故濟濟踰踰也亨謂煮之使熟故云亨節之也行

尊云肆筵設席肆是設之言故為陳也將齊釋言文
郭彙云謂分齊也地官牛人云凡祭祀其其牛牲之
牙注云牙若今屠家懸肉架則肆謂既殺乃陳之於
牙上也齊其肉若下肅云分齊其肉所當用則是既
陳於牙流牙上而齊之也或肆或將其事俱在或亨
之前以者事類相將故進或亨於上以配或剝耳
○冬祭進之者○正義曰據四時則宜先於蒸
經先承後有便文耳不言祠者上肅云舉盛言也
然則以此體備於春夏故特言之耳祭祀各有其
事者解其每事言或由各有司故也禮運曰腥其
組蒸其後注云腥謂豚解而腥之蒸謂體解而燜之
豚解腥之是解剝其肉也定本集注皆云解剝其皮
體解燜之是奠熟之者禮運又曰然後退而合亨體
其大豕牛羊注云謂分別骨體之貴賤以為眾俎也
是肆其骨體於知也特牲少牢之禮每云佐食本俎
肉是奉持而進之定本持作將此說天子之祭羣臣
各有所司於廟禮則內饗云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
之事則解剝其肉是內饗也亨人云掌供鼎鑊以給

水火之齊職外內饗之饗亨者則煮熟之者是亨人
也外饗掌外祭祀之割亨供其脯脩刑撫陳其鼎俎
實之牲體則肆其骨體於俎是外饗也人司徒云祀
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亨先王亦如之注云肆進所解
骨體又小子職云掌祭祀羞羊肆羊徹肉豆則奉持
進之是司徒小子之類也然羣臣助祭各有所掌故
稱奔走有廟奉持進之非獨此二職而已易傳者以
祭雖有牙不施於既亨之後非文次也孫毓云此章
祭時之事始於累牛羊成於神保亨各以次第也既
解剝則當亨煮之於鑊既煮熟常陳其骨體於俎然
後奉持而進之為尸羞不待既亨熟乃分齊所當用
也箋義為長○禮坊門內○正義曰釋宮云閉謂之
門李巡曰闕廟門名孫炎曰詩云視祭于坊坊謂廟
門也彼直言門知門內者以正祭之禮不宜出廟門
也而郊特牲云直祭視於主注云直也謂薦熟時
也祭以熟為正又曰索祭視于坊注云廟門外曰坊
又注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於此不同者以彼
坊對正祭是明日之名又彼記文稱坊之於東方為

失明在西方與繹俱在門外故禮器曰為禘於外祭
統曰而出於禘對設祭於堂為正是以明日之釋故
皆在門外與此不同以廟門謂之禘知內外皆有禘
稱也○**○**謂猶至其明○正義曰以此祀事孔明之
言總濟濟臨臨以下故言明猶備也潔也博求其神
是備也祭爾牛羊是祭也所以於此而祀祭于禘者
以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視博求之平生門內之
傍待賓客之處也每處求之是禮禮於是甚明也明
此禘廟門之名其內得有待賓客之處者聘禮公食
大夫皆行串於廟其待之迎於大門之內則天子之
禮為其迎諸侯之禮或於廟門內也繹祭之禘在廟
門外之西此正祭之禘或在廟門內之西天子迎賓
在門東此祭當在門西大率繫之門內為待賓客之
處耳○**○**皇雖至祭祀○正義曰信南山箋云皇之
言睢也泮水箋云皇當作睢猶往也不同意者注意趨
在義通不為例也先祖與神一也本其生存謂之祖
言其精氣謂之神作者因是皇是享異事變其文耳
箋易傳以皇為睢者以論祭事宜為歸睢孫毓云孝

經稱宗廟致敬鬼神者矣禮曰聖人為能享帝孝子
為能享親故此章云神保是享下章稱神保是格皆
取之往安來為義箋說為長
執爨踏踏為俎孔頌或燔或炙
饗饗樂爨也踏踏言爨竈有容也燔取腓骨炙炙肉

也
云燔燔肉也炙肝炙也皆從獻之俎也其為之

於爨必取肉也肝也肥碩美者
○爨七俎反註唯言爨竈一字上端反餘
並同踏七夕反又七略反燔音煩燔力
甚反腓音律音腓音腓音肝炙之燬反
君婦莫莫為

豆孔庶為賓為客
○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豆謂內

羞庶羞也釋而賓尸及賓客
○云君婦為后也凡適

妻稱君婦事舅姑之稱也庶膠也祭祀之禮后夫人

至共選豆必取肉物肥膠美者也

○莫音麥內羞如字內羞房中之羞

或作肉羞非也適音的緝尺證反膠字又獻疇交錯

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禮東西為交邪行為錯度法度

也獲得時也禮云始主人酌賓為獻賓既酌主人主

人又自飲酌賓曰疇至旅而爵交錯以徧卒盡也古

者於旅也語禮疇市內反又作酬度如字沈神保是

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禮格來酢報也禮執藝至攸

為當古明王祭肥之時其當執藝蓋之人皆踏踏然

敬慎於事而有容儀矣其為組之牲體甚博大言肥

膾而得禮也或燔燒腍膾以報陽者或炕炙其肉以

為獻者君婦之后又復莫莫然清淨而敬慎以至其

為薦豆甚衆多非直以之薦神又為繹而賓敬其尸

及令為賓客所用是其衆多也既有此豆以薦賓客

故令賓客於祭日飲酒行獻酬之禮旅而交錯以至

於徧也其有容禮儀盡依法度其為笑語盡得其時

是得萬國之歡心恭敬事其先王故神安而於是來

歸之報以大大之福以萬年之壽所用報孝子也今

王君臣不能然故舉以刺也禮鄭以為組孔頊謂為

從獻之組必取肉及肝甚肥大而美者或加大燔燒

之謂燔肉也或炕炙之謂炙肉也以此從於獻酒

之用也為豆孔庶謂於先為豆實之則必取肉物肥

毛詩疏

脾骨血與腸間脂也。知特性曰取脾骨燔燎升首報
陽也。禮器曰君親制祭。註云親制祭謂朝事進而骨
時也。如此則當朝宰之時取牲脾骨燎於燔炭是燔
脾骨也。既六燔為脾骨故以炙為炙肉焉。傳以炙為
炙肉則是為燔。非從獻也。從獻之俎炙用肝。○燔
燔肉至美者。○正義曰。鄭以上或肆為陳其骨體於
俎。則此非尸賓常俎。故為從獻之俎。既以為從獻之
俎。明燔炙是從獻之物。故為燔肉。炙肝也。言從獻者
既歡酒。仰以此燔肉從之。而置之在俎也。於此言之
者。豈其為之於燔。故就燔文言之。以其俎之常者隨
體所宜。此特言化碩。故云必取肉也。肝也。肥而碩美
者也。知燔肉炙肝者。特擇主人獻尸。窮長以肝從。主
婦獻尸。兄弟以燔從。彼燔血。此燔同。則彼肝與此炙
同。故云炙肝炙也。炙既用肝。明燔用肉。炙故行葦箋
亦云燔用肉。炙用肝也。特牲先言肝。此後言炙者。便
文耳。夏官量人云。凡祭祀制其從獻。肺燔之數。量是
從獻之文也。然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
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生民傳曰

燔火曰燔。燔葉傳曰加火曰燔。對遙炙者為近火。故
云傳火加之燔。其實亦炙。非炮燒之也。故量人註云
燔定於獸酒之肉。特性云燔炙肉是燔亦炙也。且燔
亦炙為燔。而貫之以炙于火。如今炙肉矣。故量人制
其數量。註云數多少長短。若非燔而炙之。何有少
長短之數。量乎。故知燔亦燔而貫炙之。易傳者以燔
燔有容。則序助祭之人。非君親之也。且脾骨燎之於
燔。此燔炙為之於燔。禮有燔肉炙肝。從獻所用。以此
知非報陽燔薦之事。故易之也。此為豆。凡庶若正祭
則先薦豆。然後獻。釋祭則先獻。後薦。知者少牢正祭
云。主婦薦非。醢醢。王人乃獻尸。案有司徹大夫賓
尸。禮云。主大獻尸。乃始云。主婦薦非。淮是以鄭註祭
義云。君獻尸。夫人薦豆。謂釋也。○莫莫。莫至賓客
○正義曰。毛以孔庶為甚。眾故云莫莫。清靜而敬。至
由后能清靜恭敬。又至篤。故能為豆。其多若簡。雖不
恭。則不能也。此豆實則道醢也。周禮醢人註云。凡醢
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塗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

塗置餅中百目則成矣然則爲豆先祭而豫作此本
而言之非當祭時也豆內羞庶羞者以言孔庶則非
一故爲兼二羞也亦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
備于尸王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備于主人主婦
皆左之計也庶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其適則糗
餌粉餈其羞則食糗食庶羞羊豕醢豕醢皆有醢醢
房中之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是
有二羞之事也彼大夫賓尸尚有二羞明天子之正
祭有二羞矣天子庶羞百有二十品明肉羞亦多矣
毛又以豆言其衆爲過常之辭而云爲賓爲客則所
爲有二事也然則非但正祭所用至釋又用之故云
釋而賓尸及賓客也言於釋祭可以此賓敬於尸而
薦之解爲賓也又今正祭賓用之爲薦是爲客也釋
雖在後而尸尊於賓客故先言爲賓也○**君婦至**
服美○正義曰凡適妻稱君婦故妾稱之爲女君也
婦有舅姑之稱公羊穀梁傳文也庶服也釋言文舍
人曰庶衆也勝多也係矣曰庶豐多也云**服然則豐**
服亦豐多之義爾雅既有此釋且以爲**笄孔碩類**之

宜爲肉甚肥膠故易博也天官九疇職曰贊后薦徹
豆遷是后夫人主供遷豆此論天子之事言后足矣
兼云夫人者以諸侯夫人於其國與土后同故連言
之曰后主供遷豆故爲豆實必命有司合取肉物肥
膠美者言物者遷豆有非肉者也若棗栗及菹與糗
粉之屬不用肉故言肉物也后夫人所主遷豆唯有
朝事饋食之遷豆后薦之耳於周禮加遷則內宗薦
之內羞庶羞則主婦薦之而此言君婦爲豆爲賓爲
客者以后夫人總主之故也○**始主人至旅也語**
○正義曰此特性少半成有其事獻酬謀其初故依
彼節而言也交錯言其未故云至於旅而爵交錯以
徧也古者於旅也語鄉射記文引之者證笑語得時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熯**敬也

善其事曰工資子也云我我孝孫也式法莫無愆

過徂往也孝孫甚敬矣於禮法無過者祝以此故致

神意造主人使受服既而以處之物往予主人而善

反又呼但反齊如字徐音來服古嚴反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

如幾如式幾期式法也云卜子也苾苾芬芬有

馨香矣女之以孝敬享祀也神乃欲嗜女之飲食今

予女之百福其來如有期矣多少如有法矣此皆嚴

辭之意○苾苾幾反一音蒲必反下篇同芬字云反嗜而志反徐云又巨之反下章同幾音機子

羊汝反下同款喜今反女音汝下同既齊既稷既匡既勅永錫爾極時

萬時億稷疾勅固也云齊減取也稷之言即也

永長極中也嘏之禮祝徧取黍稷牢肉魚孺手醢以

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羞祝則

釋服辭以勅之又曰長賜女以中和之福是萬是億

言多無敗○齊王申毛如字整齊也鄭音資一音才細反謂分之齊也籥本亦作匡丘方反孺

而專反又音齒又而神我孔至時億○毛以為上

反何耳誰反醢音海三章既言孝子助祭之人皆得其禮焉神饗報故此承而結之言我孝子甚能

恭敬矣其於祭祀之法與禮儀無過差者孝子既能

如此工善之祝以此之故於是致神之意以告主人

命之受服既而因以所服之物往與主人孝孫也神

本所以與孝孫嘏福者能苾苾芬芬有馨香乃汝以

七時流

卷之三

及古

福之事也今王不能然故以刺之鄭唯既齊既稷既
匪既勅二句爲異以祖者孫言以般之物往予主
人也次四句乃本所以般之意既齊以下陳爲般之
禮祭有黍稷牢肉魚醢中齊減取其物以擣于醢
以受尸矣齊子既波尸而受之矣既得乃使宰夫受
之以能矣既得尸介祝釋服辭以勅之永錫爾極卽
般辭之略也○**○**燠敬至齊子○正義曰燠敬釋詁
文以工言巧於所能論語曰工欲善其事故云善其
事曰工貴乎也經言文○**○**我我孝至主人○正義
曰以上章謹臣事既熟此總結之故知我我孝孫也
特牲少牢薦獻禮終尸皆命祝以燠於主人故知工
祝致告是欲神意告主人使受般也告之下卽云徂
齊孝孫故知以般之物往與主人其般之物卽下箋
云黍稷牢肉是也此及下章再言工祝致告箋以此
章祝以神意告主人使受般下章祝以主人之意告
尸以利成知者此致告之下卽云徂齊孫以物予
主人明是告之使受般也下章乃云工祝致告訖卽
云皇尸載起明致孝子之意以告尸也又特牲少牢

皆受般在酒吉刑成在後以此知之二者皆祝傳其
辭故並攝工祝致告○**○**茲茲至之意○正義曰以
其馨香宜重言故云茲茲芬芬有馨香矣汝以孝敬
祭也曰孝子能盡其誠信致其孝敬故馨香也由似
食馨香故神欲嗜之而予之百福其來如有期矣言
須而卽來不遲也上多如法矣謂來必豐足不
乏少也般辭于主人以福此說得福之事故云皆般
辭之意言般辭之意耳此非般辭○**○**齊齊也○**○**正
義曰王肅云此非般辭○**○**齊齊也○**○**正義曰齊與
慎也傳意或然○**○**齊齊取至勅之○正義曰齊與
資古今字異資訓取齊爲減取非訓齊爲減取也以
上言般之意此言般之事參之以特牲少牢而事有
似故說爲般之禮也其不同者天子與大夫尊卑既
殊故禮數存異耳少牢禮曰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
上佐食兼受搏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卒命祝祝受
以東北而于尸西以般于主人曰既稱般辭主人坐
奠爵與受黍坐振祭噉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
指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蒿黍主人嘗之納諸內

是大夫受嘏之禮也。特牲禮曰：佐食博黍，授祝視授尸。尸受以道豆，執以視嘏。主人玉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主人左執，挂于季指，卒角拜。尸答拜。主人出，寫壽于房，視以饗。受是士受嘏之禮。二禮皆取黍而特牲。注云：謂薦黍者食之，玉也。又云：變黍直言壽者，因事訛成，欲其重祿。當此言，徧取黍稷，牢肉魚者，以齊者是。減取諸物，故知徧減取也。知祝取之者，祝禮祝所主，又特牲言佐食博黍，授祝視授尸。準此，故為祝也。知儒于醢者，以醢亦宜在徧取之中，而少牢禮云：尸取非蒲，辯儒于三豆，有濡醢之事。此既徧取，以嘏天子，天子當嘗之。故知儒于醢，以授尸也。既以授尸，故孝子前就，凡受之，特牲尸親嘏少牢命祝嘏。此言既仰是孝子自薦，取則亦尸親嘏不嫌與士同也。言天子使宰夫受之，以進者，以少牢宰夫受之，故知此亦宰夫特牲少牢皆受，以邊此經云：既筮，故知受之，以筮也。以少牢主人受之，出以授宰夫。此初仰宰夫受之，不至於出，故言天子使宰夫以筮別異之文也。定本註：天子宰又受之，無使夫兩字。

祝則釋嘏，辭以撓之。少牢嘏辭云：皇尸命丁，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嘏。于天宜，保于用，眉壽百年，勿替引之。是亦大夫之嘏辭也。天子嘏辭無以言之，此永錫爾極，時億是，其辭之略。以少牢嘏辭準之，知天子嘏辭必多。於是彼先設嘏辭，乃嘏以黍。此先以嘏予之，乃釋辭者，亦天子之禮。大節文之數，與大夫異也。易傳者，以祖齊，孝孫是嘏之事也。永錫爾極，是嘏之辭也。則此章唯說受嘏之禮耳。不得有執事於其間，若不相執事，則極疾，固與文無所至，故易之以為受嘏之禮。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祖位，工祝致告。致告告利成也。

云鐘鼓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孝孫往位。

堂下西面位也。祝於是致孝孫之意，告尸以用成。

禮畢，禮成作祀。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

禮畢，禮成作祀。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

皇人也

禮記

云具皆也皇君也載之言則也尸節神者

也神醉而尸謾送尸而神歸尸出入奏肆夏尸稱君

尊之也神安歸者歸於天也

○謾所六反起也見尸雅反

諸宰君

婦廢籩不遲

禮記

云廢去也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

饌君婦盪豆而已不遲以疾為敬也

○廢方吹反徹直列反去起呂

反下

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禮記

燕而盡其私恩

禮記云祭

祀畢歸賓客豆俎同姓則番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視

骨肉也

禮記

禮儀至燕私○正義曰此受饌之後言祭

之音聲既告成矣謂擊鐘鼓以告戒廟中之入言祭

畢也主人孝孫於此之時則往於堂下西面之位工

善之祝別從西堂下致孝孫之意告尸言利義之成

也於時神皆醉飽矣故皇尸則起而出也尸以節神

尸畢而神醉故神醉而尸起也乃鳴鐘鼓以送尸謂

奏肆夏也神安而遂歸於天也尸已出矣而諸宰及

君婦蕭敬於事其旅夫引豆皆不遲矣於是之時有

客歸之相其諸父兄弟謂之使皆備其具常與之燕

而盡其私恩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鐘鼓

至利成○正義曰以禮儀既畢而擊鐘鼓以戒知戒

諸在廟中者告以祭禮畢也祭禮畢即禮儀既備是

也祭畢往位堂下西面位知者以言往而自此適彼

之辭而特牲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西面是尊

少牢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西階上西面是尊

毛詩疏

卷之三

及古

視入尸護主人降此二者皆祝告主人以利成是致
尸意也此言致孝子之意告尸者以孝子之事尸有
尊親及賓客之義命當由尊者出讓當從賓客來禮
畢義由於尸其主人所當先發故知彼二禮皆言祝
告主人以利成也則天子彌望備儀盡飾蓋有節文
準彼二禮祝告主人則此以祝先致尸意告主人乃
更致主人之意以告尸歟云告尸以利成也此云皇
尸載起即所尸護也但此舉主人之舉告則得尸告
而可知矣必知然者以彼大夫與士尊卑而俱告主
人明亦有告主人矣其告主人則同主人報告則有
差彼士禮告主人則成尸即護大夫則祝入乃尸護
明天子則視人又報以利成然後尸乃起舉彼為差
故知然也言利成者少牢註云利猶養也成畢也孝
子之養禮畢也皇大也正義曰箋依釋詁以皇
為君稱君尊之少牢亦云皇尸命工祝傳皇為大言
尊大之尸亦君義也具皆至於天也正義曰言皆
辭者所祭羣廟非止一神故也又解神尸相將之意
故云尸節神者也郊特牲云尸神象也此尸所陳言

神醉而尸護送尸而神歸是尸與神為節度也神無
形故尸象焉持牲少牢註皆依釋言云護起也又解
以鼓鐘送尸由尸出入奏肆夏故也尸由入奏肆夏
春官大司樂職文也祭義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此
鼓鐘送尸者以哀其享否不可知自孝子之心耳其
送尸猶自作樂也神者魂魄之氣特牲云魂氣歸
於天故言神安歸於天也魂氣歸於天也魂氣歸
曰按特牲少牢禮尸出之後乃奠乃賜祇亦徹之
故此禮尸起也知諸宰徹去諸解君歸適豆而已
者以周禮九疇云凡祭祀贊后為徹豆禮知君婦遷
豆而已餘饌諸宰徹之也周禮宰夫無徹饌之文膳
夫云凡王祭祀賓客則徹王之膳相註云膳夫親徹
胾俎胾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然則徹饌者膳
夫也言諸宰者以膳夫是宰之屬官宰應特食官之
名故繫之宰言諸者序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
下士八人故言諸也祭末嫌其惰慢故言以疾為敬
○祭祀至骨肉正義曰祭終曰貴者取貴骨賤
者取賤骨論語曰祭於公不宿肉特牲少牢皆曰祝

執其俎以出是祭祀畢賓客歸之俎也其同姓則皆留之與燕而盡其私恩也特牲云祝命徹昨俎豆籩設于東序下註云昨俎王人之俎設于東序下亦將私燕也是祭未而燕私之事歸之俎所以尊賓客留之燕所以親骨肉也大宗伯云以脰膾之禮親兄弟之國註云脰膾謂親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春秋定十四年天子使石尚來歸脰膾同姓得肉者彼謂不助祭者不得與燕故歸之也樂具

入奏以緩後祿爾殺既將莫怨其慶緩安也安然

後受福祿也將行也云燕而祭時之樂復皆入奏

以安後日之福祿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女之殺羞

已行同姓之臣無有怨者而皆慶君是其歡也扶又

反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云小

大猶長幼也同姓之臣燕已醉飽皆再拜稽首曰神

乃欲嘗君之飲食使君壽且考此其慶辭長張孔

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替廢引長

也云惠順也甚順於禮甚得其時維君德能盡之

願子孫勿廢而長行之替天樂具至引之正

言燕以故此仰陳燕以之事以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之樂皆復來人於寢而奏之以安其從今以後之福祿言骨肉歡樂然後君之福祿安也其燕之時非直以鼓鐘樂之又爾之從者既行之也幼皆徧故同姓之臣莫有嗟怨而皆慶君是其骨肉歡矣於是之時既醉於酒矣既飽於食矣其同姓小大長幼皆再拜稽首而其慶君曰由君明德馨香神乃嗜君飲食使君得壽考之福也祭甚順於禮甚得其時

唯君德其能盡此順時之美願君之子孫世世勿廢而長行之欲使長行此禮常得福祿此卽所謂具慶也今王不能然故來以刺之。○**罔燕**而至其歡。○正義曰按前文而言人奉故知祭之樂復皆入也燕祭不得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異樂器則同故皆入也後曰從今以後之日也宗族不親則公室傾危故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同姓無怨而皆慶是其歡矣神嗜飲食以下是慶辭也。○**罔廢**引長。○正義曰替廢釋言文引長釋詁文釋訓云子子孫孫引無極也舍人曰子孫長行美道引無極也郭璞曰世世昌盛長無窮是勿廢長行之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

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至思古焉。正義曰作信南山

詩者刺幽王也刺其不能脩成王之事業疆界分理天下之田畝使之勤稼以奉行大禹之功故其時君子思古成王焉所以刺之經六章皆陳古而反以刺今言成王能疆理天下以奉禹功而幽王不能脩之經先云禹功乃言曾孫見成王能遠奉禹功今幽王不能遠脩成王之業非責幽王令奉禹功也故箋云言成王乃遠脩禹之功今王反不脩其業乎是思古之內直思成王耳而成王又有所奉故經言禹焉首章言我疆我理是疆理天下也維禹甸之是禹功也以下言雲雨生穀乃稅以祭祀鬼神降福皆由疆理使然故序者略之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昫昫原隰曾孫田之**罔**甸治也昫

昫壘辟貌曾孫成王也

罔云信乎彼南山之野禹治

而丘甸之今原隰壘辟則又成王之所佃言成王乃

遠脩禹之功今王反不脩其業乎六十四井為甸甸

一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

法○甸毛田見反鄭綱濫反响音勻又音响蘇遵反又音甸聖辟上苦狠反下婢亦反佃音田本亦作

田乘繩我疆我理疆畫經界也理分地理也南東

其畝或南或東信彼至其畝○毛以為信乎彼

殖者維木禹所治之又此地今响响然成其聖辟之

原隰者由曾孫成王所田之又正我天下經界之疆

又分我天下土宜之理而隨事之便使南東其畝成

王能疆理天下本禹之功而幽王不能脩之故以刺

焉○鄭唯甸之為丘甸之為異餘則○甸治至成

王○正義曰此及韓奕之傳皆言甸治則謂甸為治

不為丘甸之異於鄭也聖辟貌者謂聖辨其地辟除

草萊以成桑田也釋詁云响响田也註引此响响原

隰與甸音同也知曾孫是成王者序言成王奉禹之

功此言曾孫田禹之地故知曾孫與序成王一人也

成王而謂之曾孫者以古者祖有德而宗有功因為

之號文武為受命伐紂定天下之基以為宗廟祭法

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也成王繼文武之後為太平

之至特異其號故詩經通稱成王為曾孫也不繼於

文王不在言孫者蓋周雖文王受命而大王亦有王

迹所起見其王業之遠故繼而稱曾孫不言玄孫者

玄孫對高祖為定名世數更多則不得稱玄孫矣曾

者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故維天之命

箋云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是為遠辭明

周德之隆久故繼大王而不稱玄也毛以此及維天

之命言曾孫篤之亦為成王卿以禮非一人所行唯

彼不從之耳○信乎至賦法○正義曰言信乎者

文通於下言禹治南山成王田之皆信然矣上云南

遠脩禹之功今正反不脩其業乎言脩禹功而文相
因明南山原隰二者為一處成王之脩禹功實天下
盡然而獨言南山者作者指一處以表之其意通及
天下也故序言獨理天下下註言上天同雲是非獨
南山之傍脩禹功也獨舉原隰以為言者鄭駁異義
引此詩以盡三章此詩之意以原隰至生百穀原隰
之功於人尤大故獨言也句之為字既訓為治音又
為乘以治其地使不成則訓為治以方十里出兵
車一乘故又音為乘也韓奕箋云禹甸之者決除其
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是亦以治為義也地官
小司徒云四丘為甸註云甸之言乘也讀如中甸之
句稍人云掌令百乘之禮會註云丘乘四丘為甸甸
讀與維禹敷之之敷同其訓曰乘由是改玄郊特牲
云丘乘其菜盛註云甸成謂之乘以其於車賦出長
穀一乘是以乘為義也知六十四井為甸者小司徒
云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如數計之丘十六
井甸六十四井也知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為井
計之則邑方一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也又解方八

里名為甸之意以其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
一乘以為賦法故謂之甸甸乘也十里為成冬官匠
人文也知甸居一成之中者以匠人說云十里為成
即云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澗是當甸在其中傍
一里以澗澗故彼註云方十里為成成中客一甸甸
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澗是也論語註引司馬
法云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車一乘是據成方
十里出車一乘也成元年左傳服註引司馬法云四
馬為百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四馬百牛四丘為
甸甸六十四井出長穀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是據甸方
八里出車一乘也二者事得相通故各據一焉若然
成出兵車一乘為七十五人耳而哀元年左傳說夏
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十里有五百人者計成方
十里其地有九百夫之田也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
易通率二而當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字上地差多
則得容五百人也其出兵夫則衆不盡行故一車士
卒唯七十五人傳說少康言有衆一旅盡衆大眾故

與出賦異也。箋以此維禹甸之為丘甸，孫毓云禹平治水上，以除洪水之災，當此之時，未及丘甸，其田也。且井邑丘甸，出於周法，虞夏之制，未有謂焉。今以周之法為虞夏之議，又謂禹治水上，比丘甸之非其義也。然則鄭為禹亦在甸之者，禮運說大道既隱而曰以立田里，是則丘甸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所人井間有洫，同也。畢陶謨賦澮，推川與所人同，間有澮，專達於川，同也是。則丘甸之法，出之所為左傳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於是則十里為成，其謂之賦法也。禹之治水，既平乃任土，作更有河不暇而云未及丘甸之也。故鄭以爲禹治而丘甸之。○**經**界始經界，不正井田不均，趙岐註云經亦界也。然則經界者地畔之名也。謂正其封疆，故云畫經界。襄四年左傳曰茫茫禹跡，畫為九州。九州尚畫其界，是田之經界須畫之也。分地理者，分別地所宜之理。若孝經註云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書**或南或東。○正義曰成二年左傳

曰先王通理天下物土之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土東其畝，是於土之宜，須縱須橫，故或南或東也。

天同雲雨雪雰雰 **雰**雰雪貌，豐年之冬必有積雪。

○兩于傳反，雉如字，雰芳云反。 **益之以霤** 霤既優既渥 **霤** 小雨曰霤。

霤 云成王之時陰陽和風雨，時冬有積雪，春而益

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霤上華反，霤音木，優說既

霤既足生我百穀 **霤** 上天至百穀。○正義曰言成王

兩下此雪雰雰然多而積也。至於春日又益之以小

雨而霤霤然以接冬澤，既已優洽，既已饒渥，既已沾潤，既已豐足，是以故得生我之衆穀也。今王不能然

故舉以刺之言。上天同雲，明澤之徧也。以雲在於天上，雨從上下，故云上天非有義例。○**書**豐年至，積雪

○正義曰謂明年將豐，今冬積雪為宿澤也。然則積

雪是年之前冬而言豐年之冬必有積雪者以此章
 言穀之生下章言其成熟舉一年之生成以為首尾
 之次非復言歲初歲末限於同年傳達經意故言豐
 年冬耳。○**爾**小雨霏霏。正義曰釋天文也季巡曰
 水雪俱下案彼文上有暴雨下云久雨於間無雪事
 而季巡云俱下安矣此傳有云小雪者誤今定本云
 雨。疆場翼翼黍稷彀彀。疆畔也翼翼讓畔也彀彀

茂盛貌。○場音亦下。司。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

賓壽考萬年。○**爾**天斂稅曰穡畀予也成王以黍稷之

稅為酒食至祭祀齊戒則以賜尸與賓尊尸與賓所

以敬神也敬神則得壽考萬年。○界必寐反註。同齊則皆反。疆

至萬年。○正義曰上既言百穀以生成故此云稅取
 供祭也言所生百穀之處其農人理之使疆場之上

翼翼然開整讓畔今黍稷之苗彀彀然茂盛而成長
 至秋收刈則曾孫成王之所稅斂而以為酒之與食
 也既為酒食於祭前齊戒之時乃賜我尸之與賓以
 尊養之尸實未至祭時而豫賜之酒食為敬神故也
 神既為王所敬故令王得壽考萬年之福也今王不
 能然故舉以刺之。○**爾**疆畔也翼翼是間暇之名故
 之疆畔至此而易至者之為賜翼翼是間暇之名故
 來讓畔之敏以明其田事之理也。上言生我百穀此
 獨言黍稷者黍稷為穀之長故特言之也。○**爾**斂至
 萬年。○正義曰上言黍稷成是天下民田也曾孫之
 禱文亦其下故知稅斂曰穡也賓之與尸祭時所有
 經云畀我尸賓何知不指謂祭時中之而後以為齊
 戒則以賜尸賓者以此詩陳事而有次序五章卒章
 始言祭時之事清酒駢牲宰于廟考則此未祭而言
 畀我尸賓明祭前矣又不言享祀而云畀我賜下
 之辭故為祭祀齊戒以賜尸賓也祭義云祭前十日
 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周禮所謂前期十日是也於齊
 之時官當與之酒食而箋云賜者以其未祭則尸猶

臣道故言賜也。經言敬事尸賓而令神降福者以其
尊尸與賓即所敬也。由能敬神則壽考萬年也。神
與壽考祭時服辭與卒章萬壽無疆明其同時也。以
宿敬於神以及尸賓於後得福故此致其意而逆言
之。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菹。
剝瓜為菹也。

云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於畔上種
瓜。瓜成又入其斲。天子剝制淹漬以爲菹。貴四時之

異物。○盛方居反。剝，非角反。菹，猶居反。便，毗戰。獻之。

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云皇君祐福也。獻瓜菹。

於先祖者順孝子之心也。孝子則獲福。
音戶。中。

異物。○正義曰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出
而就田須有廬舍故言中田謂農人於田中作廬以

便其田事於田中種穀於畔上種瓜亦所以便處也。
於畔上種瓜廣謂天下民田瓜成又入其稅民以瓜
新熟獻於天子天子得之乃剝制淹漬以爲菹欲以
供祭祀賁四時之異物故也。徧檢書傳未見天子稅
民瓜以供祭祀者。故地官場人掌圃之場圃而樹之
果菹珍異之物以時斲而藏之。凡祭祀其果瓜瓜
瓠之屬。鄭特梓曰天子樹瓜華不斂。獻之。種是則天
子之瓜自令有可供之不稅。於瓜成入其稅。
於天子者周禮言其正法瓜不稅。民此速成王之時
民盡力於農業故畔上種瓜獻諸天子。天子得爲菹
以祭。欲見天子孝於親而下民愛其上。反以朝今幽
王也。爰以對前曾孫之德。爲正稅。故云又入其稅耳。
非謂正法所當稅也。○獻瓜至獲福。○正義曰周
禮場人祭祀供其果菹是祭必有瓜菹矣。豔人豆實
無瓜菹者至說正夏
之實故文不具耳。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
周尚赤也。
云清謂玄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

一祭之禮先以鬯鬯降神然後迎牲享于祖考納亨時

○驛息營反字林謂營反字許兩反徐詩亮
反註及下同鬯類勿反齊才細反享音庚反執其鸞

刀以啟其毛取其血營○營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

也○云毛以告純也營脂膏也而以告殺營以升臭

合之黍稷博之於蕭合馨香也○營音聊中下
仲反臭昌救反以

至而營○正義曰此章陳正祭之事古者成土為祭
之時祭神以清與酒清謂玄酒也酒謂鬯也與五齊

三酒也先以鬯而課而降神乃隨從於後以驛牲之

牲迎而入于廟門以獻于祖考之神既納以告神乃

令卿大夫執持其鸞鈴之刀以此刀開其牲之皮毛

取牲血與脂齊之勝勞而退毛以告純而以告殺營

以升臭合馨香以薦神各有其人皆肅其事今王不

能然後制之○周尚赤也○正義曰地官牧人云

陽祀用騂牲毛之註以陽祀為宗廟以由陽祀故用

騂此云尚赤者後人以周尚赤故郊廟用騂為陽以

相對其實由所尚故曰白牲騂剛牲三代祭其廟各

用其所尚之毛色也○清謂至享時○正義曰禮

運說祭之禮云玄酒在室是祭祀有玄酒也春官鬯

人掌裸器凡祭祀之祿事和鬱鬯以冑彝而陳之彝

尊彝四時之祭皆裸用彝是祀祿用鬱鬯也天官酒

正云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

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

三曰清酒酒人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俱奉之是祭

毛詩疏 卷之三 及古制

用酒事則文當通攝諸酒故箋分而屬之清謂玄酒也酒謂鬱與五齊三酒也玄酒水也故以當清五齊也則鬱非酒矣亦以為酒者祭之用鬱復之以和也郊特牲所謂臭鬱合醴是也禮人注鬱釀秬為酒芬香條暢於上下者也然則裸之有鬱和秬也而用之故鬱亦為酒也此言清酒箋既辨之早麓云清酒既載駢孔既備箋而言祭禮先為清酒其次擇牲不復曲辨清酒之名者此下有鸞刀謂殺牲祭時則駢牲在其上據灌時今經直云清酒恐不兼鬱也故箋備所之彼早麓沈說未是祭時故注與此不同禮云既載清醑箋云既載清酒於尊中酌以裸獻以周禮言之裸獻所用則鬱也與醴齊也清醑之言亦總諸酒與此同也按三酒之名三日清酒何知清酒非三酒之清酒者以言祭以清酒則以清酒祭神也三酒卑於五齊非裸獻所由故司尊彝凡六尊之酌鬱齊醑酌醴齊縮酌盎齊說酌凡酒脩酌鄭注差次之云凡祭酒三酒也四者裸

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然則三酒乃是諸臣之所酢不用之以獻神故知詩之清酒非三酒之清酒也司尊彝又註云唯大嘗乎大廟備五齊三酒此不必大事言五齊三酒者以獻饋必醴益在五齊之中諸臣所酢必當出酒故因言五齊耳不必此祭備三五也箋又以經先言祭以清酒乃云從以駢牲言從是相亞之辭也特牲曰既灌然後迎牲是先酒後用牲故云祭之禮先以鬱醴降神然後迎牲却持又曰灌用鬱是鬱合鬱與醴達於鬯泉是以鬱降神也又曰享于祖考謂納亨時者大事云及納亨贊王牲事註云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然則納亨者謂祭牲入廟將殺授亨人故謂之納亨也亨于祖考知是納亨時者祭義云君奉牲入廟門罷于俾俎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割之此下文乃言執其鸞刀故知是納亨時也納亨而謂之獻於祖考者地官充人云頒牲則贊註云贊助也助君奉牲入告肥是獻之也○鬯鸞刀至中節○正義曰鸞即鈴也謂刀環有鈴其聲中節故郊

特牲曰割刀之用而鬻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
斷是牛節也祭義曰卿大夫鬻刀以到之取胙膏則
此亦卿大夫也。○毛以至馨香。○正義曰經言以
啟其毛取其面膏據文言之直開毛取面不似取毛
箋言毛以書純者以祭禮用毛不言啟皮而云啟毛
明是取毛用之郊特牲曰毛而告幽全之物貴純之
道也楚語觀射父云毛以示物韋昭曰物色是毛以
告純膏者腸間脂也脂經者曰膏故云膏脂膏也而
以售殺亦楚語父也若不殺則無面故以面告殺也
韋昭曰明不因故是也膏以升臭謂燒其脂膏升其
臭祇使神聞之又中明升臭之事以此脂膏合之香
覆置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其馨香之氣是升臭也知
者郊特牲曰取胙膏燂燎升首報陽也又曰蕭合黍
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發蕭合馨香註云蕭
香蒿菜以脂合黍稷燒之是合馨香之事也。○是烝是
定本及集註皆以此註為毛傳無箋云兩說。○是烝是

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

烝進也

云既有牲物而

進獻之苾苾芬芬然香祀禮於是則甚明也先祖是

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云皇之言昨也先祖之靈

歸昨是孝孫而報之以福

○疆居是烝至無疆。○良反。皇介二字別毛

以先祖之精魂於是美大之報以大大之福鄭以先
祖之神靈於是歸往之報之所以助受大福祿餘同
○既有牲物。○正義曰上章昨牲是牲也酒及面
管是物也以承上文而言是烝是享故云既有牲物
而進獻之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谷風之什十篇五十四章三百五十六句

